

天主降生後一千九百三十七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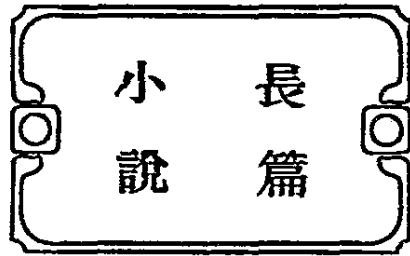
長篇  
小說

以善勝惡

聖言會士  
司鐸李若翰述意  
蔡麟趾記錄

兗州府天主堂印書館印

天主降生後一千九百



長篇  
小說

以善勝



兗州府天主堂印書館印

聖言會士  
司鐸李若翰述意  
蔡麟趾記錄

---

---

NIHIL OBSTAT

P. H. Kappenberg SVD.  
Libr. Censor.

IMPRIMI POTEST

P. Fr. Hüttermann SVD.  
Sup. Reg.

IMPRIMATUR

Yenchowfu, die 15 Januari 1937

† A. Henninghaus SVD.  
Administrator Vic. Ap. de Yenchowfu

---

---

## ✱ 以善勝惡 ✱

### 一

清河莊有一初級小學，學生正在畫圖。

院裏若沒有那些高槐樹，多麼好！也能望見燕子飛來飛去，也能望見泥水匠蓋大堂的塔，斐理伯——學生中的一個，這樣想。他手中的鉛筆閒着，好像做夢，從窗牖中往外看，並不問是什麼功課。

一總別的學生都低着頭畫圖，教室裏非常寂靜，但聽見鉛筆及橡皮聲音，因費老師的規矩極嚴。

忽然聽到帶氣的聲音說：「老師！趙亞各伯偷了我的橡皮！」斐理伯一面這樣喊着，一面握着亞各伯的手脖。二人的臉俱都赤紅，斐理伯

是氣的，亞各伯是羞的。

費老師在龔前邊，坐於最魯笨的學生身傍，教給他畫圖。斐理伯一喊，老師起來，上後邊去了，帶着氣給斐理伯說：「鬆手！」隨後拿起亞各伯的拳說：「伸開！」

亞各伯一伸開，果真有斐理伯的橡皮。

一總學生的視線，都集到亞各伯臉上，亞各伯嚇得面色土黃。看學生們的面孔，都單等候老師怎麼罰亞各伯。費老師站在那裏，一言不發，只看亞各伯，亞各伯不敢抬頭。老師還不作聲，亞各伯忍不住，忽然哭起來，頭低到棹子上。老師拿過橡皮來，放在亞各伯棹子上說：「給你的，亞各伯以後再不拿你的了。」

學生聽見這話，臉上各都現出一種不滿意的樣兒。看那樣兒，必定

心裏說：「唉！盼望老師重罰亞各伯咧，現在他竟拿着這麼大的事，當作小事，好像偷東西，不算什麼。若其他學生偷了，老師一定打他，老師偏！無怪亞各伯哭着，老師撫摩他的頭！賊羔，是亞各伯的混號，老師不罰他，太不講公理了！好了，等放了學，我們叫他知道知道！」

老師看出來了，使眼瞪學生們說：「亞各伯若用橡皮，斐理伯理當借給他；你們都知道亞各伯家的生計困難，作工掙的錢不夠吃的，買不起橡皮；斐理伯有二塊，兩塊用不着的，不理當借給他一塊嗎？」

老師一說「理當借給他橡皮」，學生都這樣想：「人家作買賣，是給別人掙的錢嗎？怎麼理當借給他呢？」

老師向學生說：「你們好好的畫圖吧！」說完，他又上前邊教不會

畫圖的學生去了。

學生如先畫圖，可是心裏均氣憤不平。忽然堂上的鐘響了三遍，立時學生喜形於色，想着老師可管不着了，可能打亞各伯了！

念完了三鐘經，學生排成隊，老師喊了「開便步走」，遂即給亞各伯說：「你晚會走！」

「啊！老師一定是要庇護亞各伯，怕我們打他。」學生走出了校門，三五成羣的，都這樣說。

費老師在學裏叫亞各伯來到跟前，以溫柔的口吻，問他說：「亞各伯，你是真想拿他的橡皮嗎？」

亞各伯眼裏又湧出淚來。

老師接着說：「你給我說吧！不要緊！」

亞各伯點點頭認錯了。

「你爲什麼拿了呢？我寬免你，你大膽的說吧！」

亞各伯說：「我畫錯了，想擦去，沒有橡皮，他們都不借給我用；斐理伯有三塊，我想他少一塊，許不知道。」

費老師立時到教桌前，拿自己用的橡皮給亞各伯說：「這裏有塊橡皮，給你吧，別掉了！以後再別拿人家的東西！這不是件小事，容易成個毛病，偷一小塊橡皮，也是偷盜的罪，後來可別那樣啦！」

亞各伯嗚咽着說：「我再不那樣了！」

亞各伯潛出了校門。哭腫了的眼，走在陽光照的路上，疼的得以手遮掩着，所以沒望見前頭，胡同口裏有學生截着他。亞各伯走過郵政局，忽然出來一羣學生，把他圍起來，亂喊「賊羔！賊羔！」亞各



伯趕緊跑，一羣學生在後邊趕，一直趕到莊西頭，望見了亞各伯的家，西頭有一條小河，誰也不敢過橋，因怕亞各伯的母親，就站在河岸，仍然喊「賊羔！」亞各伯進了家，他們才回去，都揚揚得意，自覺高人一等。

二

費老師吃過午飯，好上神父屋裏去，不是爲閒談，是報告學生的光景。今天費老師來見神父，很不高興，說：「本莊的學生，品行不算好，最好撕打，相罵，尤其好嫉妬；比方今天上午，亞各伯拿了雷斐理伯的橡皮，學生們的臉都現出揚揚得意的樣兒，喜歡我重重罰那個窮家孩子趙亞各伯。」

神父嘆息說：「唉！你來的較晚，你不知道，以先他們不那個樣

兒，我久已想查問是什麼原故；要說怨賣饅饅家的雷斐理伯，大概對費先生許不知道，雷家不是這莊上的老戶，遷來不過有二年，他買了老賣饅的安大德家的宅基房子，也就做起這個生意來，斐理伯是他特別寶愛的孩子。」

費老師說：「父母能不寶愛他？他是獨生子，長的又俊，又有才分。」

「咳！也有驕傲，也好欺侮小孩，」神父插嘴說：「雷家富庶，斐理伯要什麼，他父母給他什麼，在這麼大的莊上，沒有一個孩子的父母，如同斐理伯的父母那麼愛他。孩子們的常情，自己不如別人，就起驚訝，高看別人；所以孩子們都高看他，服從他，斐理伯要說下午逮魚去，到時候都站在河岸上，弄得河裏沒有鯉魚了；斐理伯要出命

投梨去，孩子們都去投石家的梨，誰知道他領頭偷人家的梨有幾次了！」  
費老師點點頭說：「真的，下了班，斐理伯要打那個學生，都得幫助他。咳！打人，成了他每天的功課。」

「從雷家挪來，斐理伯一上學，才這樣，先前決沒有。」神父說。  
神父又說：「誰知道快要遷居我們莊上的新雜貨舖怎樣？」

「又來外來戶？」

「是，你還不知道啊！他……姓李……名桂亭，買了老雜貨舖，王家的宅基房子。」

「李家有小孩嗎？」

「有啊，十一個。」

「十一個？」費老師很驚訝。

「是，七個還上學呢。」

「那，設若都跟遷來的斐理伯似的，可了不得啦！」

「等着看吧。我光聽說有四個孩子不用上學，大的二十一歲，他家別的事沒聽說。」

這個時候，門房的先生進來了，向神父說：「管堂的副會長在外邊，要見神父，說有要緊的事。」

「叫會長進來吧！」

副會長姓富名理揚，管堂四十五年了，躬着腰，很笨的樣子開了屋門，站在屋裏先嘆息幾聲，就開口說：「神父！這個法子可不行！我不幹啦！神父親自看看去吧，拾掇更衣所，我才知道。這些孩子一個也不能進更衣所啦，今後我寧願自己輔祭，誰也不用！」

「輔祭的孩子又辦了什麼事？」

「彌撒酒都渴了啦！」副會長大怒道：「倒不出一滴子來啦，今早晨才拿出來的一滿瓶子酒，門房的先生從神父屋裏給我拿出來的，你問問他是不是？咳！一瓶子酒全渴完啦。」

神父只看富理揚，不大相信，說：「老會長看錯了吧，你看的，真是今天才拿去的新瓶子嗎？是用了的舊瓶子吧？」

「錯不了！」副會長肯定的說：「更衣所裏統共有一個瓶子，我要彌撒酒都是把舊瓶子給門房先生，他能做證。唉！渴的一點沒剩！」

「外邊的人，不能偷進更衣所嗎？」

「萬不能！鑰匙，我常帶着，鎖也沒動。」

「今早晨輔祭的都是誰啊？」

「張方濟各，及王瑪爾定。」

「哼！可好啦！他倆是斐理伯的好朋友。」

費老師搖着頭說：「真該打，真該打！」

神父靜默不言，費老師還搖着頭，富理揚單等着神父回答。

神父給富理揚說：「明天你起頭輔祭，這個事，我同費老師商量商量，看該怎樣辦，你先回去吧！」

富理揚喃喃自語的走了。

神父坐在那裏，只思想這個事，一言不發。費老師起來，嘆息着說：「那七個要來的新學生，如果也那個樣子，可了不得了！」說完，他也走了。

三

六月的天，往清河莊的大路上，搖晃搖晃的來了一輛大車，滿裝着家具。因天旱，塵土深，拉車牲口走的頗慢，也出了一身汗，却仍舊努力牠的工作，不過早晚搖搖尾巴，打打蠅子。人在夏天坐在一個搖晃的車上，最容易睏乏，因此駕車的人睡着了。

清河莊的孩子們也聽說了，要來外來戶；有幾個也知道當天上午要來到，於是斐理伯主張要去歡迎。莊西頭的河灣曲着往南流，在河的灣曲處，有一座店，斐理伯就叫孩子們坐在店院牆後邊等候。十來個孩子在店後邊等了一些時候，望見來了滿載器具的大車，於是都坐不住了，亂伸頭瞧，有一個說：「他們都在車上坐着哩。」

斐理伯斥責他說：「糊說！車上那麼些器具，還能坐十來個人？」

「怎麼厲害！想吃我嗎？」

「許光他的父親來了。」另一個孩子說。

「那麼我上這裏來做什麼？光看兩個大人，值得叫太陽晒死嗎？」  
孩子們都這樣說。

「你們這些人，真不省事！」斐理伯搖着淨光的頭說。

「大車來近了，車上只有駕車的自己，還睡着，我們得叫他醒醒  
。」斐理伯小聲說。

於是忙着拾小石頭，別的孩子也都跟着拾。李桂亭同他大兒不願意坐車，寧在車後步行。孩子們因忙着拾小石頭，又因車遮着他倆，所以沒看見車後邊還有兩個人。

這個時候，從莊上來了兩個人，一個是莊長，一個是李桂亭的新



鄰居·孩子迎車，跑到店前，所以沒望見莊長過來。斐理伯首先投了小石頭，正中到駕車的鼻子上。駕車的忽然驚醒，見一羣孩子都往他身上扔小石頭，他正要吵嚷他們，駕轅子的騾子驚了，因隨着斐理伯投石頭的孩子，有幾個誤投到騾子身上，駕車的用力攬轡，也制止不住，幸而那兩位鄰居迎來，才攔擋住。李桂亭也來了，他一見那些孩子，就知道是他們辦的，雖然生氣，倒和氣的，說：「你們那麼不懂事，騾子要跑了，還得了嗎？」這些孩子不聽不理，可是一看見莊長，都嚇跑了，斐理伯在頭裏，不要命的奔跑。李桂亭見騾子只搖頭，以爲孩子投騾子耳朵裏石頭去了，一瞧，裏頭果真有小石頭，費了若干的時候，才拏出來了。莊長及隣居這才顧的問李桂亭好，問好之後說：「我們久望尊駕光臨，聽說先生今天要來，喜歡極了，特地

前來歡迎。敝村只有王家一所雜貨舖，王家一告歇業，敝村頗感不便，得上外村買東西，盼望寶號及早開張，人不用跑遠路了。」然後他們與李桂亭賠了不是，說：「先生不要見怪，孩子們無知，不要給他們一般見識，以後一定給老師說，叫老師重重的罰他們。」

李桂亭高高的身量，瘦消的容貌，回答說：「不必客氣，咱們都是一家人，兄弟來到貴村，還得二位關照。小孩子原是無知，投石頭也沒有什麼，不必追究。」

莊長面紅耳赤，因為見孩子中也有他的孩子；於是特地領李桂亭走小路進莊，為的多與他賠禮；那位鄰居護領大車，得走大路。

王家的宅基廣大，房屋新整，像似新建築的；石頭基礎，土牆，磚門口，石頭簷，石灰頂，大門西邊有三間舖面，東邊有兩間做點心室

，大門裏有接待室，雜貨室，二門裏有住宅，三座房。後院是園，園裏有井，能種菜蔬，也有菓木樹，最好的，是一棵梨樹，又高又大，樹下有壘的石板當桌子，一圈子有些石頭當座位，夏天真是乘涼的好地方。園裏也有花草：向日葵，蜀葵……也有盆裏養的九月菊。李桂亭早見過這處院子，他兒沒見過，一見了，喜的不得了，說：「這可便利了，也有井，也有菜園，也有花園……」

莊長跟桂亭說：「自王家走了，我黑夜白日給你看家，你現在來了，我可放心了。王掌櫃的因絕戶，沒心做買賣，常說發財撇給誰！這個舖子，若好好的開，實在有利，真能發財。」

李桂亭向他兒說：「你去看看車來了嗎？」說完，自己領鄰居上堂屋裏去了，一出門遇見別的個鄰居，提着一壺茶進來。他們三人來到

堂屋裏，坐下吸烟喝茶。

「令郎，令愛，都在家嗎？」莊長吸着烟，問李桂亭。

「都在家，剛出去的，是我的大兒，二十歲了，在城裏跟人學會了買賣，足能替我站櫃。大女叫亞納，幫助她母親，依撒伯爾同路濟亞幫助我，還有依擲斯，她自幼有病，站不住，常坐在椅子上，也常臥到牀上。」

「你說的他兄妹數人，都是大的嗎？」莊長問。

「是，還有五個小兒，兩個小女，他們七個還得上學。」

莊長心裏暗暗計算：一兒加四女，有五個；五兒加二女，有七個，五加七十二，算好了，就問說：「統共有十二個孩子嗎？」

「不是的，只有十一個，叫依擲斯的，是我姐的孩子，她剛一生，

父母就繼續死了，那時我自己已經有四個孩子，但是那麼苦的孩子，我沒送她嬰孩院裏。直到現在，我養着她，我家也沒挨餓。」

莊長心裏却想着：這孩子常有病，不中一點用，吃喝穿戴，得多少錢花？端吃端喝，多麼麻煩！恐怕李掌櫃的商業受影響！

李桂亭猜准了莊長的心意，說：「依擲斯有病不錯，可是她是我家的寶貝，她知恩的心無限無量，我那麼些孩子，爭競，吵囊，打架自然在所不免，他們爭吵了，都上依擲斯跟前訴屈，依擲斯就給他們調處解和，她很會勸人，很會安慰人，他們都佩服愛戴她；設若沒有她，我家不是沒有勸解的人了嗎？」

「太太同小孩們幾時來呢？」莊長問。

「小孩子同他母親晚兩天再來，等我們都安排好了；三個較大的

閨女，在後頭坐着拉包袱的車，不久就來到。」

他們這樣談着話，拉器具的大車站大門外了，不大會兒，也進來三個小姑娘，俱都喜形於色，見了莊長鄰居，一點不拘束，問好請安。

莊長心裏說：「李家的三個孩子，委實天真爛漫。於是叫那個鄰居給她們再倒一壺茶，以後他們兩個回家去了，說派幾個年輕的人來幫助卸車。果真來了幾個年輕的人幫忙，把家具抬到家去，桂亭指示着放在那裏。

桌椅牀等，都安排好了，她姊妹三個，就上後院裏去了。回來了，喜的了不得，給父親說：「不能再好了，院裏有棵大樹，到夏天依擲斯能坐樹下納涼。」以後她們參觀各個屋子，問父親她們在那屋裏睡？父親同大兒商量好了，說：「你們五個在西屋裏睡，裏間，你們

的外祖母及依撈斯睡，他兄弟六個在東屋裏睡，堂屋西頭的小堂屋當廚房，東頭一大間當磨屋。

亞納爲試試鍋好燒不好燒，特燒了掛麵湯。以後一齊念晚課，心裏各都感謝天主，賞了她們一個有大園子的新家庭。

四

天旱不雨，農人望禾興歎，說若不下雨，田禾一定要旱死了。

清河莊的孩子們不掛這心，反要晴天，因下了雨，他們不能在外跑着玩了。孩子們都在外頭玩，惟有亞各伯坐在家中的石頭上，抱着睡着的弟弟。亞各伯弟兄三個，都數他大，母親是寡婦，祖母也是寡婦。母親給人家織布，常不在家，祖母也終日給人家紡棉，都沒工夫看孩子，所以亞各伯放了學，得回家看孩子。

亞各伯見別的孩子們，在場裏興高采烈的拍皮球，他也不羨慕，也不抱怨家窮，常老實看弟弟；抱着不會跑的弟弟，領着會跑的弟弟好上河岸上玩去，看水裏的魚，投河岸上的蝦蟆。

今天亞各伯很不高興，不願意如常上河岸上去，就抱着小弟弟，呆坐院子裏。漸漸的亞各伯眼裏湧出淚來，流到瘦削的面頰上。他這樣悲傷，是因為學生幾時見了他，幾時喊他賊羔。亞各伯這時低着頭，含着眼，苦喪着臉，不時的長歎口氣。

忽地有人小聲喊他的名，亞各伯因難受已極沒聽見，喊他的用高聲，亞各伯才聽見了，抬頭一看，望見門外一個小孩子，往院裏伸頭看，

「你啊，來吧！」



過去的是曾家的小女孩，她父親跟人傭工，家也是窮，聖名濟塔，濟塔的頭髮長，有一次頭生了虱子，她母親給她括好幾天，沒括乾淨。那時斐理伯在街上遇着她，現出一種看不起她的態度，特地離她遠些。又叫她「虱子妮」。從那時候這個譚名，加她身上了，比頭上的虱子還難洗掉；幾時她與別的孩子在一齊，准有孩子喊她虱子妮。

她今天五點來找亞各伯，是同病相憐，覺着她也是被欺負的孩子，同亞各伯一樣。但是濟塔臉皮厚，喊她難聽的譚號，並不多麼難過，最不好掉淚，所以驚訝着問亞各伯：「你爲什麼哭呢？」

「不因爲什麼。」亞各伯快擦乾了眼淚。

「是因爲罵你賊羔嗎？」

亞各伯低着頭，不言語。

「別難受啦！你不理會他們，他們自有喊夠的時候，我父親明天去見老師，不願意他們成天喊我虱子妮。」

「我沒有去見老師的父親了！」亞各伯嗚咽着說。

濟塔不知道說什麼，靜默了一會，就說：「我在這裏玩一會。」

亞各伯抱着的弟弟醒了，要喝茶，他們就上屋裡燒了一壺茶。不大會兒聽見窗牖外邊有人，一看，是斐理伯，後邊跟着一羣小孩子，亂喊：賊羔，虱子妮，賊羔，虱子妮……

門外邊有斐理伯委派的巡視員，吹哨爲記。他一吹哨，院中的孩子忙着往外跑。亞各伯的母親遇到他們小橋前後。

母親進了屋問說：「那些學生做什麼來？他們亂喊賊羔，喊的誰？」

亞各伯又哭起來，不敢給母親說，他母親就叫濟塔給她說。

母親知道了，先叫濟塔回家，然後叫亞各伯來她跟前。亞各伯伏在母親懷裏，母親悲傷的聲音給他說：「因為我沒給你買人家所有的一總東西，你就拿人家的嗎？拿人家的不算偷盜的罪嗎？天主能願意你的嗎？以後可再別那樣了！要再那樣，我一定很打你，咱窮買不起，趕有了錢，我給你買！」

「母親！饒了我吧！我再不敢了！」

「那些學生常喊你這個丟人的名嗎？」

「他們一見我就喊，但在學裏不敢，老師聽見了一回，利利害害的嚷了他們一頓。」

母親叫孩子都睡了，自己躺在床上，難受的却睡不着，反來復去

的思想：人窮了，了得嗎？孩子受多大欺侮……

△ △ △ △

今天下午四點放了學，費老師看望李桂亭去了。回來又上神父那裏，給神父報告說：「李桂亭家，真體面的一家人，闔清河莊沒有第二家，真跟個小地堂似的！」

「准嗎？他家怎麼體面！」神父笑着這樣說。

「不假一點，我不過誇，神父打問吧。現在他全家都來齊了，幸虧他們小孩們的來期，都不知道，不然，恐怕斐理伯，又是如同李桂亭來的那天，惹出事來。」

「他來的那天惹了什麼事？」神父驚訝着問。

「本來李桂亭拿着沒當事，可是這莊上的孩子，叫我們丟大面子了

！「老師就給神父學說，李桂亭給他所說的。」

「他太太給孩子們來時，沒經什麼事嗎？」神父問。

「李桂亭親自接他們去了。」

「看外面，小孩子們怎樣？」

神父聽我告訴：我一進大門，李桂亭正從舖裏出來，見我先脫帽鞠躬，我遞給他我的名片，他恭恭敬敬的接過去。他沒領我上客屋裏去，他說：「我孩子的老師，應當以恩人朋友相待，」遂領我上堂屋裏去坐下。等一小會，他太太提來一壺茶，拿出來頂好的盃，他就說：「老師願見我們的孩子嗎？我叫他們都來好嗎？」

我就回答她說：「我聽說太太有七個孩子要上學，最希望見他們。」她就出去叫來她大兒。我問他叫什麼名？他說他叫多默，以後站

在門間不敢坐下，等他父親叫坐下，才坐在屋門間的板橙上。這等禮貌，我在這莊上沒經過。三個孩子正在廚房裏唱歌，一聽見我們說話，就有一個往屋裏探頭看，問他哥是誰？他哥說：「老師，」她問父親，許她們來見老師嗎？桂亭點頭許了。她三個立時過來，向我問好。站的端端正正。我給他們說了幾句話，她們就說：「正在做飯，很忙，不能多陪老師說話，」說完，遂就回去啦；回去還唱歌。

桂亭看出來我留心聽她們唱歌，就給我說，他也喜歡唱歌，也會拉胡琴，吹笛，孩子們會的歌，都是他教的，連最小的，也會唱幾個短歌。

說完這話，他太太領來七個孩子，先在門前站着，往屋裏看我，母親叫前邊的三個較大的孩子進來，他們進來，一點不拘束，給我問好。他們的父親給我說：「這是他的三個總領天神。」

我問：「怎麼叫總領天神？」一個說：「我叫彌厄爾。」一個說：「我叫嘉俾厄爾。」一個說：「我叫拉法厄爾。」

神父！這三個天真爛漫的孩子，臉上不帶一點怪樣，一定還像似小天神。後邊擠過來兩個小女孩，比較男的還大胆，給我說：「我是羅撒」，「我是瑪提德。」羅撒又說：「在城裏我們也有老師。」旁邊站的母親使眼瞪她說：「沒人問你，別作聲。」隨後又向我說：「這些孩子，在城裏給老師說話，不拘束慣了，現在見了新老師，還是一樣。」

羅撒又說：「我也常學會了功課。」因她那樣活潑，我就給她說起話來。那兩個最小的孩子，在後邊站着，但等我喊他們。我喊過他們來，看他們身體不大健康，我想在鄉下居住，不久許就康健了。

他們的母親向他們說：「你們在學裏，可得老實，要犯規矩，老

師是打，我要聽說你們挨了打，回到家，我還得打你們。」那些孩子都說：「我們老實，就不挨打，城裏的老師沒打過我們。」說着話，他大閨女從廚房裏端來一盤子點心。孩子們並不用攆，都出去啦，但那兩個頂小的不想走；我給他們幾塊點心，才走了。我聽他母親喊他們：「伯多祿，保祿。」李桂亭陪着我，我不能不吃。吃完，我向桂亭說：「你教給小孩們的歌，叫他們唱唱，我聽聽。」

他從內間裏拿出笛來，一吹，院子裏的孩子們立時又上屋裏來，都圍着父親唱，唱的也很好。以後我問離我近的馬提德：「你喜歡唱歌嗎？」她點點頭。我又問：「你也喜歡念經嗎？」她但看她父親。

李太太給我說她的三個總領天神，很喜歡一條事，問我能否給他們辦？我就問那三個孩子：「你們喜歡什麼？」他們說：「我們很喜歡輔祭



，求老師給神父說說，能叫我們輔祭才好呢！」

我心裏說：這三個孩子，好像小天神，輔祭，可很相宜，有替富理揚輔祭的了，隨後就給李太太說：「這個事好說，我們這裏正用輔祭的孩子，管堂的副會長年紀太大了，輔祭太笨，李太太要願意，從明天就能起頭輔祭，我給神父說，好了。」那三個孩子喜的了不得。

「李家最可稱讚的事，還沒給神父說呢。」

「什麼事？」

「神父准猜不到，這家雖然有十一個孩子，他們却又收養一個。這孩子常有病，一步不能走，成天坐在椅子上，名叫依搦斯；到了十六歲，看着不過有十歲。他們待她非常的好，好像一家的寶貝。」

在他家時，李桂亭的大兒就推過這個病孩子來，坐在帶輪子的

椅子上。他大兒給我說，這就是他家的天神。

他的外祖母接續說：「老師不知道，從有了這個孩子，我們得了天主不少的降福。看她的表樣，我十一個外孫，都不生氣打架嫉妒了。」

他們的外祖母又說：「依擲斯是我家流不盡的祈禱泉，她幾時得閒，幾時念經；有時也要塊布，縫補破衣。」

外祖母這樣贊美她，她臉上發紅，覺着不敢當，給我說：「老師，他們待我十分好，還能不知恩，惹他們生氣嗎？」

「李家誠然很好，頭幾天，我們還怕他們的孩子，如同斐理伯似的，現在可放心了。希望一種新精神，同李家一塊來到我們莊上！」  
「這也是我所希望的。」神父說。

費老師走了，神父還在屋裏點着燈看書。他一吹燈，合莊沒有點燈的了，但有皎皎的明月，繫在天空，照明太平天下。

第二天，李家的兩個孩子開始輔彌撒，他們很恭敬的捧着手，跪祭台兩邊。副會長跪儘前邊的跪橙上，不斷轉眼看他們，心裏說：長這麼大，沒有見過本莊的一個孩子輔祭那麼端正。連跪彌撒的教友們也不免起驚訝，一會看看新輔祭的，一會看看前邊跪的李家。李太太身穿深色洋布衣服，兩邊跪着五個女孩子，兩個男孩子。兩個最小的孩子未來，他們得多睡會兒，這些人皆如同輔祭的一般，熱心望彌撒。

清河莊學校的規矩，除了外莊的學生，別的都得望彌撒，所以這莊上的學生今天都在堂裏，能見才來的新學生。

斐理伯自從聽說李家有十一個孩子，七個要上學，就起了恐懼的心，怕他們中有比他更有力氣的，更強霸的，學生們就不怕他了，而怕那一個，失了他的威勢。爲此預先就囑咐幾個另外服從他的學生，說：「李家的孩子一來到，就得開始壓服他們，給他們立下規矩，叫他們知道清河莊的學生利害，外來戶在這莊上稱不了王，事事得隨着我們。如若他們想自己作主，摘人家的梨，那得使他們知道這樣事，惟獨清河莊的學生自己辦，用不着他們。假使他們不服從我們，就得給他們打架，叫他們知道清河莊誰爲王。」

清河莊的學生，今天在堂裏望彌撒，均十分注意新學生們，尤其注意兩個輔祭的，看他們輔祭有無差錯。但是他們無論是跪着，是站着，均極恭敬端正的樣子；因此本莊較好的學生心裏說：「我們跟不上才

來的！」可是斐理伯心裏想什麼呢？他跪在那裏，一動不動，低着頭，蹙着額，心裏想道：這些學生多大的架，跪那裏，頭也不扭，等着吧，在堂裏不能鬥毆，到學裏，我叫他們知這我是誰，看看怕我不怕我？他們的母親不省事，要小心她，後邊還有老師，他什麼都望見了，我斐理伯不傻，糊塗事，是傻子辦的。

神父今天做彌撒多麼慢！……好啦！拿起聖爵來了，下台哩，可完啦！

彌撒完了，學生排隊站在堂當中路上，一齊朝聖體屈膝，然後上學裏去。本莊的學生，這時還不能叫新學生知道他們厲害，不過心裏說：「臉皮厚的新學生還不走！」等都出了堂，他們才出堂，那四個大的立時回家，那五個該上學的不離母親左右，那兩個最小的這時也來

了，看見母親，馬上跑她跟前。

李太太領着她七個孩子去見神父，報名他們要上學。給神父看從城裏拿來的考單，神父很喜歡，給費老師寫了個人名單，每個學生是第幾年級：伯多祿及保祿是第一年級，羅撒及瑪提德是第二年級，加俾厄爾及拉法厄爾是第三年級，彌厄爾是第四年級。

李太太又領孩子去見費老師，費老師更是喜歡，派好了他們插那一班，遂搖鈴上課，舊學生又撈不着同新學生談話。

男校後院有三間堂屋，一個女老師教着二十多名女學生。李太太領她兩個孩子又見女老師去了。

費老師問功課，沒問新學生，因此舊學生說老師偏；新學生端正的坐在那裏，因此斐理伯小聲說新學生像泥人，裝老實。

男女二校的規矩：下了班，各學的學生，在各學裏遊玩。今天來的新學生：羅撒，瑪提德，因不知道規矩，下了班，上男校裏看她們的哥哥弟弟去了。男校的學生遂圍着亂問：「你叫什麼名，你叫什麼名？」小羅撒答說：「怎麼些人問我們，叫我們答應誰呢？」

斐理伯驕傲的樣子站羅撒跟前問：「你叫什麼？」羅撒嫌他太能，不答理他。斐理伯大聲喊說：「她叫啞巴。」別的學生都跟着喊「啞巴，啞巴。」但羅撒的小嘴更巧，說：「你既然知道我的名，你為什麼還問我，你怎麼不懂禮！」斐理伯又恥笑她說：「你叫不懂禮。」羅撒又說：「你真不懂禮！」表示不願意答理他，轉過身去，給她妹妹說：「我們上後院裏去。」

王瑪爾定特地激斐理伯生氣就說：「小小的女孩，你許她叫你不懂

禮嗎？」還有兩三個學生幫斐理伯，說該打她。

曾濟塔却大聲說：「羅撒說的對，斐理伯原是不懂禮！」她一這樣說，許多學生喊虱子妮，虱子妮……亞各伯要推走濟塔，說你別理會他們！

「有你的什麼事，你們倆怎麼近！」

「一黨！一黨！」

「賊羔！虱子妮！」

費老師聽見了，大生氣，沒到時候，就打了鈴。

女學生在教室中，有的心中想道：這麼小的女孩多大膽，敢給斐理伯辨理，等着吧，到街上，斐理伯要打她個半死。也有的心裏說：那麼有果敢的孩子，得高看她，不許打她，還有五六個女孩子決心要



保護她。

上午放了學，女學生正走過前院，濟塔小聲給羅撒說：「以後你別惹斐理伯，他厲害，最好打人！」

羅撒特地大聲說：「我不怕斐理伯！打個小女孩不算本能，在城裏個個男子不打女孩子，要面子的男孩子不這樣辦！」

斐理伯聽見這個話，在院子裏站着，只顏面歪斜着看她，別的男學生非常驚訝，心裏說：以先總沒聽見過，小女孩敢說一學裏的強霸不要面子，如今這個小女孩敢，還說不怕他。也有的男學生心裏說：打那麼個孩子真丟人，斐理伯要真欺服她，我們不願意！

費老師看望李家時，給羅撒說過學生裏頭有個苦孩子，名亞各伯，家窮，買不起橡皮，拿斐理伯的橡皮用了，從那時候，斐理伯給他起

了個混號：賊羔。也問了羅撒，願意喊他這個名嗎？羅撒答應了不願意。在街上李家的孩子都在一齊走，濟塔因不願離開羅撒，也跟着一起走；亞各伯見濟塔跟着，他也跟着，問羅撒叫什麼名。

斐理伯在後邊聽見了，給羅撒說：「你別答理他，他是個賊，你得小心他，他偷過我的橡皮。」

亞各伯臉上發紅，一言不發，想離開他們，羅撒裝沒聽懂斐理伯的話，攙着亞各伯的手說：「你別走！我叫羅撒，我妹妹叫瑪提德。」亞各伯倒覺得很丟人，所以羅撒說：「你不要信我聽一個人的話，他光有個壞嘴，老師給我說了你好，你隨便上我們後院裏來玩。」亞各伯喜的不知說什麼，忙着點頭，回家去了。

下兩點，學生又到學裏，老師見李家的兩個女孩子上後院裏去，

就問她們在這裏好嗎？這時候院子裏二十多個學生，都側耳細聽羅撒告人嗎。

瑪提德不好說話，又是羅撒答應：「很好，老師，我們最喜愛亞各伯。」

一說這話，都看斐理伯，斐理伯却裝着沒有事。但是老師看出來了，故此又問羅撒：「斐理伯沒有欺服你們嗎？」

「沒欺服我們。」羅撒答說。

斐理伯恥笑羅撒，羅撒不告訴老師，因此男學生更高看她，說：「這個孩子真好，不告人，可惜她不是個男孩子！」

到了四點，學校裏放了學，弟兄五個及姊妹兩個一起回家。斐理伯同幾個學生尾隨在他們後邊，沒走多遠，從身後投過來一小石頭。

彌厄爾高聲說：「別投石頭！砸着小孩們！」斐理伯裝不知道說：「雖投石頭來？」他們特地走快些，又投了小石頭。看石頭的落處，是想投羅撒。雖沒碰着她，彌厄爾動怒，要給斐理伯打架。斐理伯投石頭時滑倒了，因為此處有石匠打下來的很多尖碎石頭，摔的他鼻孔流血，膝蓋也破了，躺在地上不能起，彌厄爾要扶起他來，却不能不說：「這是天主的罰，因你用石頭投了人。」

斐理伯仇心不退，不用他扶。可是李家的孩子見他淌那些血，都心中有些不忍。彌厄爾說：「淌這些血了得嗎？你有手巾嗎？我給你包上。」

羅撒立時從自己衣袋裏取出新手巾來，遞給彌厄爾，彌厄爾就給斐理伯包上。

本莊的孩子一見此事，驚訝異常，說：「我們真沒見過這麼博愛的人，竟然救助他的仇人！」

彌厄爾給他包好了腿，叫他弟弟加俾厄爾快上斐理伯家，給他父親說，他兒摔破了腿。斐理伯的家不遠，他父親在門口裏早望見了一羣學生圍着一個孩子，正去看是誰。一看是他兒，生氣說：「誰推倒的他？」彌厄爾大胆的答說：「沒人推他，他投我妹妹，自己滑倒的。」雷掌櫃的嚇唬他說：「我要打聽出來誰推倒的他，一定不與誰干休」。隨後就抱起他的寶貝，家走了。

彌厄爾如今平平安安領弟弟妹妹回家。清河莊的學生站在街上驚訝着使眼送他們。「新學生的品行真可稱讚！……」不住聲的，各自回家去了。

## 六

六月的天很熱，李家後園大樹下却很涼快，依擲斯坐樹陰下的椅子上，表弟表妹或坐石頭，或坐草地，都圍着聽她講故事；這個故事最有興趣。依擲斯說：「昔日有一個人，吝嗇至極，臨死以前，問兒女們說：『我死之後，要怎麼埋葬我？』院牆跟下滿長着蒿草，曾濟塔從後門裏進來，暗藏在裏頭；孩子們因留心聽依擲斯講故事，都沒望見。濟塔長這麼大，沒聽過小說，她作工的父親沒工夫給她講故事，再說，他根本不會講故事。」

依擲斯往下說：長子說：「一寸的棺才，薄薄的土，小小墳頭。」他父親反認為太奢侈，斥責他不儉。次子說：「以柴草包裹屍體，扔在郊外，較省了！」這時候濟塔咳嗽了一聲，小保祿聽着了；一看蒿

草中有一個孩子頭，也指給哥哥姐姐看。濟塔害怕，從她進來的後門裏往外跑，依擲斯看見了，用極溫良的聲喊她說：「你想聽，你上跟前來！」

濟塔站門口裏不敢來。羅撒趕忙起來，說：「濟塔你來了？來吧！來吧！」濟塔還有點畏懼，羅撒就過去握住她的手，硬拉她到樹下；給依擲斯說：「這是濟塔，我上學頭一天，我們兩個就很好。」

依擲斯給濟塔說：「你願意坐石頭上，或與羅撒坐草地上，隨便。」濟塔喜喜歡歡的坐在羅撒旁邊，依擲斯接續說：「豈不知，他父親仍嫌太費。」三兒說：「不勝把你的遺骸三家均分，賣幾個錢，好些！」他父親大喜，連口稱許他。又囑咐他說：「對門的王老三慣不還賬，千萬不要賒給他！」圍繞依擲斯的孩童大笑。但濟塔歎息着說：「亞

各伯沒撈着聽，真可惜！」

依搦斯說：「你明天把他領來，我給你們講狡猾的狐狸，或蒙虎皮的駝。」

男孩子求依搦斯說：「你再給我們講撒謊的童子吧。」女孩子說：「不聽那，你講梅麗的故事吧。」

依搦斯說：「男孩對於女孩得有退讓，到明天先講梅麗的故事。」第二天，濟塔同亞各伯都來到了，他祖母在家看孩子。因為別的孩子都不給他玩，所以他祖母很願意替他看孩子許他上李家玩去。

亞各伯也是頭一次聽小說。依搦斯說：「一個凶猛的鬼抓走梅麗，大鬼生氣，罰那個鬼變為糊塗鬼。那鬼有十二個蘿蔔，成天檢點牠的蘿蔔，常數不夠十二個，梅麗乘這個機會跑了，」一總的孩子說：



「可好啦！」

講完故事，依擲斯問他們還想做什麼遊戲。都願意捉迷藏，那三個較大的女孩也來加入。以後又做了個遊戲——老鷹捉小雞。拉法厄爾做老鷹，羅撒做小雞。表演的那麼像，那麼好，濟塔和亞各伯都稱讚不止。此時天色已晚，到了他們該回家的時候，他們遂出後門，走近路回家去了，羅撒送了幾步，說明天當緊再來。

第二天，濟塔在學裏給趙若翰說了，昨天五點鐘在李家後園裏遊戲的多麼熱鬧。若翰遂給錢若瑟說了，錢若瑟又給孫若瑟說了，孫若瑟又給周若翰說了。一個傳十個，十個傳百個，越傳越多，全校的學生都知道了，到了四點多鐘，一羣孩子都圍着李家的後門。依擲斯見那些孩子想進來，就給在跟前的舅母說：「舅母！你看

多些孩子。」

「你們都過來吧，有的是地方。」李太太一喊，男學生都跑了，但剩下幾個女孩子。

吳加大利納說：「男學生都跑牆西邊去了，不敢來。」加俾厄爾立時到後門外，大聲喊說：「來啊！來啊！」從牆角裏，有幾個學生伸出頭來。

加俾厄爾又喊說：「你們都來吧！」

纔一個一個的蹣腿蹣脚的過來。

彌厄爾笑着說：「不必害怕，都是同學，沒有外人。」

他們一進院，見了李太太站在那裏，又想回去，李太太忙說：「來吧！我不在這裏，我這就走，我先問問你們都老實嗎？不老實的不許

上這裏來。」

李太太一這樣說，男孩子更想回去，加俾厄爾又忙說：「別走！別走！依搦斯姐今天要講個男孩子的故事。」

依搦斯說：「好吧，城裏的神父送給我一本小說，名叫苦盡甜來，我講給你們聽吧，你們都坐下。」

不大會，孩子們聽迷了，好像身臨其境，真見土匪架走王家的三個孩子。依搦斯念完頭一章，說明天再聽。孩子們慢慢的纔覺悟過來，纔知道是在李家後園裏樹下坐着。以後有個男孩子說：「我們也做土匪吧，女孩子當王家的人。」

依搦斯攔阻說：「不要做那，土匪不是好人。」

拉法厄爾給男孩子說：「不要緊，依搦斯還有別的遊戲，等着看吧

！今天准要熱鬧熱鬧。」

「你們男孩子做女孩子不會的遊戲吧。」依擲斯笑着說。

男孩子立時做兩種遊戲：翻斛斗，摔腳，非常熱鬧，依擲斯喜的了不得。

以後他們又賽跑，看誰先跑到南頭，回來先到北頭。數着朱若瑟跑的快。

時鐘響過六點，外邊的孩子還不想走，李太太過來說：「你們該回家了，依擲斯也餓了，得歇息歇息。」

現在外邊的孩子，纔曉得依擲斯是個病人，得成天坐椅子，他們臉上立時現出憐惜她的神色。慢慢都走了，走着還往後看，不住猜思：兄弟姊妹彼此相愛，多麼有趣味。

## 七

斐理伯的腿好的慢，待了准有八天，纔能瘸着上學去。從他跌倒，儘覺丟了人，心裏很生氣，心比先更硬。他生氣，因為新學生沒生氣，反因愛仇得勝了他，獲了大面子，自己在別的學生眼前失了面子，他又生自己的氣，嫌自己太笨，沒投着羅撒，反把自己閃倒了。他又生氣，因為瘸着走路，其他學生又想起他滑倒的舊事。別想他如今看出來受了天主的罰，回頭，反倒想法子報仇。他懷這惡意，却小心瞞着，因為進了學校，他立時看清學生在他不上學的那幾天分了兩派：服從他的，不服從他的，不服從他的，現在還不多，服從他的，也有不願助他的，因為受過他的欺侮，心裏與他有仇。新學生沒幾天推倒了他的王位，也沒給他打架，也沒給他爭吵，他找不到他們一點不是。咳！這些人，同鱧魚那麼難抓，不要緊，脫了初一，脫不了十五

，連一總隨從李家的孩子，得叫他們後悔！斐理伯常這樣想。

別的學生還服從斐理伯，因為隨從他能偷人家的樹菓，也不受他的氣，所以不敢得罪他，還要幫助他壓服那一派的學生。

從這時候斐理伯欺服亞各伯更很，是因為他頭一個與李家的孩子好，在學裏幾時一個學生不見了東西，是忘了放在那裏，斐理伯立時挑唆他妄猜亞各伯，或一個學生纔買了裁紙刀，鉛筆等物，斐理伯准說：「你小心亞各伯！」

這樣可很不好，很不合理。一個人錯了一回，就能算壞人，算賊嗎？就許把一總不好的事，都推那一個人身上嗎？斐理伯自己不好偷人家嗎？誰知道他偷石家的梨，諸家的桃幾次啦？服從斐理伯的也不比他強多些，有的輔祭的偷喝彌撒酒，有的偷吃祖母的白饅饅，還有的

幾個常偷拿父母的錢。這些孩子真像法利塞人，人家眼中有小草，就看見了，自己眼中有大樑，却看不見，看不見自己的毛病，但看見亞各伯的不好。他們有那麼個說法：偷東西不是賊，誰不會偷，叫別人逮着，他是賊。他們並不想想人沒見的，或人察不出來的罪，同露明的罪一樣惡，人沒見，天主見了。

孩子們的常情，常說一個孩子不好，他自己漸漸信他不好，末了容易成個不好的人；比方一個孩子說了一次瞎話，別人就說他好說瞎話，這孩子就容易信自己會說瞎話，以後常想說瞎話哄人。所以常恥笑輕慢一個孩子，最易於引誘他失望，做個壞人。因為人不拘多麼老實，名譽一壞，他老實也無人相信。

亞各伯就是這樣的孩子，學裏幾時不見了東西，幾時說是亞各伯

偷去了。起先他悲傷的掉淚，以後越妄猜他，他的心越硬，臉皮越厚，就抱定了這個主意：他們既然說我不好，我就不好了吧！

△ △ △ △ △ △

晚兩天，半晌午，亞各伯覺餓的慌，怎來的呢？他母親病了，幾天沒起，不能掙錢，家中沒有米麵，得向人家借，借二三斤，吃完了，母親還不能起，又打發亞各伯給人家借，人家不大願借給，說這是第二回了，又來麻煩我哩！你母親該另想辦法，我也沒有多些米麵，我一家人還得吃。既然你來了，借給你一斤吧。

亞各伯聽了很難受，知道母親寧強着起來，帶着病做活，也不願借這樣的米麵，爲此亞各伯今天沒肯吃飽。

亞各伯傍坐的瑪爾定有兩個燒餅，在桌子下的洞內放着，預備下



了班吃。燒餅的香味，肚裏的饑餓，引動了亞各伯乘瑪爾定扭頭說話，他伸手拿了他一個燒餅，快快的攤開放在衣袋裏。

下了班，亞各伯上一邊偷偷的吃了那個燒餅。瑪爾定吃了一個燒餅，還想吃那一個，伸手一摸，沒有了，低頭一瞧，真沒有了。別人問他找什麼？他說：「我兩個燒餅，剩一個了。」

一個學生見了亞各伯吃燒餅，他遂即喊說：「亞各伯吃了。」一總學生都過來，斐理伯大聲說：「我沒常給你們說嗎？得小心他，你們總是不聽！」

亞各伯坐那裏，眼往下看，瑪爾定問他：「是你拿的嗎？」

這個時候費老師從他屋裏走出來，就知道又出了事，問成羣的學生說：「什麼事？」

「亞各伯又偷東西啦！」

「我兩個燒餅，剩一個啦！」

「我見亞各伯吃啦！」

亞各伯坐那裏，還不抬頭。也不說沒拿，也不說餓極了，拿啦，費老師不拘怎麼問，他總是不作聲。因為學生常常妄說他偷東西，所以這時候他心裏說：我不偷，他們也說我偷，今天我特地偷，儘他們說去吧！

老師看亞各伯的面孔黃瘦，身體消弱，不忍罰他，吵他，轉身走了，立時搖鈴上課。

十二點放學的時候，費老師留下李羅撒，給她妹妹說：「你在外邊等你姐姐一會。」然後老師給羅撒說：「羅撒！你老實，我要給你說

幾句話。」

此時羅撒瞪着眼看老師。老師接續說：「你先喜歡亞各伯，叫他在你們家玩，如今他們說他偷人家的燒餅吃了，你不要因此惱惡他，他家窮，你看他有多麼瘦，准是餓極纔拿的，得原諒他。」

「原是，原是。」

「你不知道挨餓多難受，是如同受傷一般，亞各伯肚裏難受的支持不住了，也沒思想就辦了。你還願意如先待他一樣好嗎？」

「願意！他明天沒飯吃，我把我的燒餅分給他吃。」

「你是好孩子！你回家吧！」

老師說：「你是好孩子！」這句話，使羅撒很高興。在回家的路上，自己向自己說：「老師看我好，可不能哄他，今天旁晚學生們來玩

，我准叫亞各伯知道，我還是如先待他好。」

## 八

羅撒在家單等亞各伯來玩，亞各伯沒來，以後也再不來了。幾時羅撒在學裏，路上邀他去玩，他說：「母親不許，叫抱弟弟。」

別的老寔孩子常上李家園裏玩去，有一天神父也去了，神父站後門間，都沒望見，因為孩子們正在圍着李桂亭學唱歌。依搦斯也在那裏，她的臉比先更黃。他們正唱着「雲霞燦爛，如堆金，桃梨兼紅杏……」神父聽了，心裏說：頭一節唱的不甚齊，第二節不大離。神父心裏又說：李家的孩子真好，這莊上的孩子若都跟他們學，那好極了。神父早不知道李桂亭自己犧牲工夫教訓孩子，他光知道依搦斯教訓他們。

唱完了歌，神父往前進。孩子們一見神父，連忙的跑到他跟前說，「神父來啦！神父好嗎？」桂亭說：「神父來聽孩子們唱歌嗎？」孩子們說：「我們會唱四個歌啦。」神父說：「你們唱個，我聽聽。」孩子們就唱親恩歌：「厚哉父母恩，愛兒身……。」李桂亭吹着笛，都很小心，不要唱錯，因為有神父聽。

唱完了，神父不能不誇讚他們唱的好，神父接着對桂亭說：「我今天特地來謝謝依擲斯，聽說她在這棵大樹下，天天給孩子們講小說，教給他們遊戲，這樣阻止他們在街上在地裏惹是非。天主准寵愛她，降福她。如今我看李先生自己也不嫌麻煩，教給孩子們唱歌，望天主也降福你吧！」

「這幾天依擲斯不如先，若再教孩子們遊戲，怕攔着她，所以我教

給孩子們唱歌。」

神父很驚訝高看李桂亭。李太太聽說神父來了，立時往後園裏看神父去，問了好，就請神父上前院堂屋裏去坐，上前院走着，神父向他夫妻兩個說：「耶穌說過：誰收留一個苦孩子，他收留的是他。你們准許孩子們在你們園裏玩，又善教訓他們，這也算收留耶穌，吾主將有報答。」

李太太說：「這莊的孩子都很老實，也聽說。」

「是，」神父說：「這是因爲不老實的沒來，他們放了學，跟着雷斐理伯上學。我在堂裏，老師在學裏，不斷勸孩子們不要得罪天主，得罪人，他們就是不聽，斐理伯領着頭，好些孩子隨着。難！真難！我最掛心斐理伯，這個孩子！」

到了屋裏，神父喝着茶，李太太說：「依搦斯更掛念亞各伯，羅撒邀他數次上這裏來玩，他不敢來，自從拿人家的燒餅，自覺是衆人棄捨的孩子。」

屋裏忽然聽到後園的孩子們大聲喊叫。李太太趕快出來看，見樹下的孩子們害怕的樣子往外看，又見一羣男孩子，斐理伯在頭裏，趁亞各伯，口裏不住聲的喊「賊羔！賊羔！」他們過去了，在院裏聽到他們罵亞各伯。李太太很生氣，說這辦法不行，他們趁亞各伯，像狗趁兔子！立時回去告訴神父。

神父也很生氣說：「費老師嚴禁過他們喊這個名，有一次，把斐理伯關在屋裏，但這個壞孩子的父母護庇他，還縱逞他欺服別家的孩子。老師在學裏要罰了他，到家他父母又是安慰，又是憐惜，自覺孩

子受屈，咳！求天主管教他吧！」

亞各伯常挨餓，身無力氣，跑的喘不過氣來，到了家，一頭跣地下，他母親趕緊出來看，她一出來，那些孩子們轉身而回，又是跳，又是跑，又是喊。

他們跑到李家門前，斐理伯罵了一句，又往前跑。忽然從牆外投來一個石頭，正落到樹下孩子們當中，依搦斯嚇的一身涼汗，啊唷一聲，慢慢的合上眼，臉發白，往後躺在椅子上。

瑪提德嚇的喊依搦斯姐，依搦斯不會答應，一總孩子們圍着依搦斯，沒有一個上外邊看看是誰投的石頭。

亞納及依撒伯爾推依搦斯上前院，瑪提德跟着大聲哭。李桂亭和他太太都出來了，將椅子抬到屋裏。



李太太看見依擲斯暈過去，難受異常，問孩子說：「依擲斯怎麼着的？」孩子們說：「趁亞各伯的那些學生又回來了，跑到後門前，向我們投了一個石頭，依擲斯嚇的啊唷了一聲，就合上了眼，不會說話啦。」

神父說：「這還了得！可不行！可不行！」

李太太使盡方法，叫依擲斯甦醒過來，結果白費心。爲此桂亭打發多默去請馬大夫，多默立時戴上他的草帽去了。

瑪提德哭的很慟，神父安慰她，她反倒哭的更慟，她母親就說：「都沒有瑪提德愛依擲斯，這孩子的稟性與別的孩子不同，有時我還摸不清，惟有依擲斯摸清了。她在家的時候，常不離依擲斯左右，愛給她談話，她倆另外近。」

瑪提德握着依擲斯的手，一味的喊：「依擲斯姐！你睜開眼看看我吧！……」

多默請來了馬大夫。馬大夫用了許多方法，終於叫依擲斯睜開了眼，還是不會說話。馬大夫說：「是神經麻痺，要緊得休息，最怕擾亂。」他也開了個方，叫上集去取藥。

多默拿着藥方，騎上腳踏車，趕快上集去了。

路濟亞沒有跟着上前院，還在後院裏孩子們裏頭，孩子們先那麼高興，現在都沉痛下去，不多時都走了，路濟亞關上後門。

神父也要回去，給李家說些安慰話，臨走降福他一家人，格外降福依擲斯，就同大夫一齊走了。

大夫在路上問神父，誰投的石頭？

神父說：「誰知道啊？誰也沒見，也不易打聽出來，他們那一黨的人，一定不說。」

「對，不易打聽，因為都沒見。斐理伯在最後邊，別的孩子並不知道他投了石頭沒有；投石頭的孩子一定不說。」大夫說。

九

六月的天很熱，人人出汗，自然學屋的學生也熱得出汗，可是不光酷烈的太陽叫學生出汗，費老師更叫他們出汗，他站學生前，像似法官訊問他們，他們都不敢動。費老師嚴聲厲氣的問說：

「誰同斐理伯跑李家後門去了？站起來！」

沒有任誰站起來。沒有不是的孩子大膽的瞪着眼看老師，別的彼此相看，或上外看，裝沒他們的事。

「誰見他們去了？他們都是誰？」

「斐理伯！」兩個孩子說。

「還有誰？」

都不作聲。

「亞各伯！誰趁你啦？」

這個孩子站起來，倒不答應。

「你不知道誰趁你嗎？」

他往後一扭頭，害怕了，又不作聲。

「你大胆的說吧！我許你從今以後，誰再欺服你，誰受罰。」

亞各伯還不開口，斐理伯喜形於外。

「你是怕他們，不敢說嗎？」

以善勝惡

他輕輕的點點頭，表示是。

費老師命斐理伯站起來，問說：「誰同你一齊趁亞各伯啦？」

「我忘記了。」他喜皮笑臉的說。

「那麼我得相幫你想，四點放了學，你要有工夫想想是誰？」

斐理伯鬼頭鬼腦的說：「好，好。」

老師裝沒聽見。

跟着斐理伯的學生聽清：「誰如今承認，誰受罰輕，誰如今不承認，誰受罰重！」

那些學生不聽不理，反沾沾自喜。

這時候神父進了教室，學生都站起來，神父說：「你們都坐下吧！我給老師說句話。」遂即給老師說：「放羊的馮瓦蘭亭看准了跟着斐

理伯的幾個孩子，也報給我了他們的名，我寫在這個單子上，請老師看看吧！」神父交給老師人名單就走了。

費老師皺着眉頭，看這單子。先面帶喜色的孩子們及斐理伯，如今不敢笑了，臉上反現出來畏懼的神色。費老師看完了單子，摺起來，裝在衣袋裏。

「我再問問你們：昨天往李家院裏投石頭時，都是誰在那裏來？」  
眞作難！知道單子上都是誰的名子也好說！說實話有我，單子上若沒有我，我給老師說有我，那不是自招罰嗎？若不說呢？老師如果知道了，准很罰我！

諾伯多祿遲延的站起來說：「老師！裏頭有我，可是我……」  
「傻子！」斐理伯帶怒小聲說。

學生都驚訝扭頭，老師帶着氣瞪他，現在老師沒工夫問他，爲什麼說諾伯多祿傻。

「伯多祿，你自己承認啦，我誇你有胆量」。

猶豫了一會，又起來一個學生，是王路加，說：「也有我，可是我沒投石頭。」

「知道，知道；還有誰願意承認嗎？」

沒有誰起來了，斐瑪伯喜的很，心裏想道：伯多祿，路加，他倆真傻，自己說自己的不是，有他們受的罰，他倆原來不值錢，別的，老師就是問不出來，放心吧。

「伯多祿！路加！誰昨天同你們在一齊來？」

伯多祿結結巴巴的說：「啊……啊……啊……啊……老師！」就成

了啞巴，再不說了。

「連你們也怕斐理伯，不敢說嗎？」

他倆坐那裏低着頭，心裏說：告人，老師猜思怪容易！誰告誰，斐理伯的黨徒以後准打他個半死。

又進來一個是學董張憲清。老師問：「回來啦，辦妥當了嗎？」

「辦妥當了。亞各伯的母親看清的孩子們，名字都在單上寫着；開店的王學勤又給我說了兩個孩子，他見他倆跟着趁亞各伯啦，他兩個的名也在這單上。」

老師接過人名單說：「好，好，學董費心了。」

「我有一句話給老師說：我的孩子保祿也在裏頭，巴不得老師很罰他，他跟斐理伯學壞了，我真管不了他啦！」



「是，放心，這一次誰也跑不了，保祿將得成個好孩子！」

斐理伯及保祿現出害怕的神色。學董出去了，老師對比那兩張人名單，看神色，老師好像心裏說：「不算伯多祿，保祿，共合十一個，大概是沒了。」

「亞各伯！你知道有幾個趁你的嗎？」

亞各伯害怕，連這句話也不敢答應。就有李彌厄爾舉手（請老師問的表示）。老師一問，他大胆的說：「我知道，我聽我姐說的，她上門外看趁亞各伯的那一羣去了，大畧准也查了，她給我說：十三個大學生趁一個窮孩子，真不合理！」

「十三個？那，人名單完全，可是誰投了石頭，你知道嗎？」

他答說：「不知道。」問了伯多祿，路加，他們也不知道。這個時

候，教室裏寂靜的很，聽見了飛來的蠅子，雞下了蛋的抖聲。費老師注視着人名單，牙咬着下唇，在思想着怎麼判決這個案子。斐理伯，路加，伯多祿，以及別的十個孩子很害怕，偷望老師，很留心的聽老師說什麼。

末了老師很傷心的說：「以先我們學裏總沒有過這樣的事，向一羣孩子中投石頭，辦這樣的事，是沒有人心眼兒的人辦的。難信，你們中有那樣的人，偏偏真有一個！李家很怕依擲斯好不了，原來有病，再添上一樣病，恐怕不易好，到如今不會說話，成天渾身難受，大夫怕得幾個月才會說話。那樣良善，有德行的女孩子患這個病，是因為你們裏頭有壞孩子，她受的病應該投石頭的自己受。現今還不知道誰投的，准准天主知道。不怕這個孩子固執於惡，他投的石頭准要壓他

的靈魂，一直到他承認。

這個壞孩子不但瞎包，他還沒有膽量，自己做的，自己不敢承認，反正是跟斐理伯趁亞各伯的一個。這些學生的名，我都有，現在我不說是誰，也不罰他們，以後我要叫他們後悔。」

好學生都莫明其妙，驚異老師的辦法，心裏說：老師先說是這學裏所見的最大的惡，如今又說以後再罰他們，是什麼原故？

老師看破了他們的心意，又接看說：「你們沒跟着斐理伯作怪的，等着瞧吧，到了相當的時間，有他們受的罰，如今我還盼望他們自己認罪，尤其是投石頭的。下午放了學，斐理伯不許回家，我確信你知道是誰投的石頭，我給你工夫，想想是誰。」

斐理伯撇嘴，作看不起老師的樣子，心裏說：哼！不念紙上的名

，因為是兩張白紙，是他的計，引我們自告白，等着吧，老師將來要知道他失了計。上午放了學，在回家的路上，斐理伯走着給一個學生小聲說了一句，這個孩子立時傳給別的一個，那一個又偷偷的傳給另一個，這樣斐理伯的遊伴都得了信，但伯多祿，路加不得信，因為他們沒出息。

斐理伯暗叫到的學生，共合有九個；趕快吃完午飯，上他柴火園裏去了。他蒸饅，燒劈柴，園子裏有晒的劈柴，他們都坐在劈柴上。斐理伯等都來齊了，就站他們跟前，好像軍官，問：「還有誰沒來？」一個說：「學董的保祿沒來，他到了家，他父親用梳楷打了他一頓，他父親聽亞各伯的母親說的也有他。保祿哭着往外跑，我正走過他的門，聽他父親在後邊說：「不怕你瞎包，你吃不上飯，不能進家

「又聽他父親說：『我叫你成天跟着瞎包孩子學壞，給我惹是非哩！』」

斐理伯聽了發急說：「什麼學董，他不叫他保祿來，罷！如今我給你們說：誰也不許發彘，別害怕，別信老師人名單上有咱的名，是白紙，是逮我們的羅網。亞各伯的母親沒看准我們，她出來看時，我們已經跑遠了，她又是近視眼。伯多祿及保祿真算傻。我總不露一個，不怕老師天天鎖我屋裏，鎖我一年，我也不露任誰！」

他花言巧語的說了一大套，引的那些孩子都高看他，看他有膽量，都抱定了不承認，不發彘的志向。

「可是我們中誰投了石頭呢？」斐理伯裝的很自然的問。  
都瞪着眼看他，奇異他的會裝。

「反正不是我！」秦恩理格說。

「我們幾個沒投，誰投的誰知道！」褚若瑟代表大眾說。

「你們都沒投石頭。那石頭是怎麼來的？」斐理伯這樣問。

都想一樣的回答，倒沒敢說出來。

「我們跑的路上，那裏有石頭？要投石頭，先得有石頭，他們硬上我們身上按不是！」

「投石頭的，准早裝他衣袋裏了。」這話是坐儘後邊的李類思說的。這孩子身量不高，却很有勁，斐理伯常小心他，類思說了這話，又吃他的甜秫楷。

「你說這話有什麼意思呢？」斐理伯這樣問，要嚇唬他，倒聽出來他自己害怕。

「什麼意思，反正你摸清了誰投的石頭。」李類思說。

「我摸清了，是誰？」斐理伯站起來問。

我不說他的名，反正你知道，我們也都知道，因為我們中只有一個好投石頭的。」類思搖着膀子說。

別的孩子忙說：「我們不知道。」因斐理伯怒視他們，他們害怕，不敢說知道。

「你要見了誰投石頭；你得說明！」斐理伯又太胆的說。

「見……我却沒見，可是……」

「你要沒見，就沒有「可是」啦，知道嗎？不許無原無故的妄猜我們中一個人！」

斐理伯終於得了勝利。

以後他爲得他們的歡心，又說起別的事，說：「諾家的杏熟了，能摘啦，乘下午諾家鋤地，我們摘去吧。不然諾家都摘了，我們摘不上。」

一個學生反對說：「諾伯多祿不跟着我們了，他願意嗎？」

「他敢不願意！有我哩！今天摘杏去就是了。」

「你晚晌不許回家，老師說了。」

「不要緊，我在學裏待一點鐘，你們在王家林裏等着我。」斐理伯同他的朋友商量好了。

正這時候費老師見諾伯多祿的父親——諾金貴去了。他剛吃完飯。

「喂！老師來啦！」

「來啦，給你有兩句話說。」



諸金貴一擺手，屋裏的人都出去了，連他太太也上廚房裏去了，伯多祿正在那裏吃飯。金貴搬來一把椅子，請老師坐下，桌子上的東西往後一挪，好歹的擦了擦桌子，自己坐在板橙上，拿了煙袋，請老師吸煙。

「諾會長！你的伯多祿跟着斐理伯學壞了，不光投人家的梨，人家的桃，還投人家的孩子。」

諾會長吸了幾口煙，說：「伯多祿不安分，老師不要怪我，我不喜歡他同斐理伯相好，這句話，我不知道老師信不信。老師也知道我很忙，地裏，園裏淨活，沒工夫跟着視察孩子，因此這孩子就跟着斐理伯辦些無益的事。」

「是。本來你的伯多祿不錯，有了不是，就認不是，他在學裏承認

了他昨天同斐理伯在一齊……你知道他們辦的事嗎？」

「不知道！」

「他們十二個學生先趁亞各伯這個苦孩子，以後跑到李桂亭後園門前，往園內的孩子們當中投了一塊石頭，癱瘓依搦斯幾乎嚇死，現在還不會說話，一家人都很害怕，大夫也不放心。」

「好吧！我非得厲厲害害的規矩伯多祿不行。」

「別！我來不是叫你打伯多祿，他同路加承認了，我想寬免他們，我來求你別的事，就是你願意幫我罰別的不認不是的學生嗎？」

「我怎麼能幫老師呢？」

「能幫，你聽，離王家林不遠，聽說你有兩棵杏樹。」

「是年年孩子偷的那兩棵嗎？」諾金貴插嘴說。

「是！今年別叫小孩偷了，你讓給我吧！讓給我，比斐理伯給你剩下兩個壞杏有利。」

「老師什麼意思呢？」

「你聽聽。」老師就給他說個辦法，諾會長喜的只拍手，說：「不錯，真好！」

「你願意，那算幫我規矩不安分的孩子。我走哩，晚晌再見。」  
費老師方出了門，諾金貴不作一聲，進了廚房，打了伯多祿兩個嘴巴。

學董張憲清打了他的孩子保祿，約有下一點，才氣憤憤的坐在街上吃午飯。吃着飯，給街上的人說，誰家的孩子跟着斐理伯往李家園裏投石頭，嚇病了依搦斯，現在還不會說話。如果依搦斯嚇死了，李

桂亭許要打官司。「孩子們的父兄聽學董這一套子言語，怒氣勃勃，等孩子從斐理伯家回來，拿書上學，痛痛的打了他們一頓，但斐理伯的父母沒打他，他們信寶寶不投石頭，是好孩子。」

不到兩點，斐理伯從家揚揚得意的上學去；可是跟着他玩的，垂頭喪氣，身上還帶着挨打的紅印，他們都生斐理伯的氣，因為他的原故挨了打。在他們並不願意趁安分拾柴火的亞各伯，是斐理伯命的，他們不敢反抗。斐理伯叫他們從後邊慢慢偎近他，喊他賊羔，把他嚇跑。因為有這個小不是，才都挨了打，並且打的很重，因為又把依擲斯嚇病了。

下午費老師講功課，好像上午沒生氣，把投石頭的事忘了。差五分鐘不到四點，費老師取神父學董交給他的兩張人名單，說：「不怕

你們這些怪孩子不承認，除了承認的諾伯多祿，赫路加以外，凡紙條上寫的，放了學不許出教室，儘你們說，是承認好，是不承認好。你們寫一百次「承認好。」你們好好的想想，是誰投了石頭，今天想不起來，明天再想。紙條上的名，就是：雷斐理伯，秦恩利格，李類思，吳安多尼，吳瑪爾定，韓方濟各，李恩利格，張保祿，張亞各伯，王若瑟，王斐理伯。」

沒不是的孩子聽了這些名字，滿臉的笑色，隱藏不住；有不是的都憤恨不已，巴不得立時能打斐理伯。他哄了我們，不叫我們承認，說老師的人名單是白紙，如今得陪着他在屋裏出汗。咳！怎麼上了他的當，不能與他干休！他們扭臉看他，巴不得一眼看死他。

斐理伯也生氣，覺着丟了面子，可是他立時想個法子，補自己的

面子，心裏想：都坐學裏也好，不用在林上等齊了，從學裏立時能上諾家樹上摘杏去，他們吃足了杏，必定又要喜歡的跟着我，今年杏結的是不能再稠。

到了時候，費老師放學，給怪孩子說：「你們好好在屋裏寫吧！學董來看守你們，到我定的時刻，他要放你們走。」

「到我定的時刻」，什麼意思呢？得等多大時候，問問老師吧，求求老師吧，不，不，老師說不二。

學生念了下班經，費老師戴上他的草帽，許回家的循序往外出，還沒出淨，大個子學董進來了。

噓！他來看守我們，可壞透了，連句話都不能說！他們歎息着拿起筆來，寫「承認好」。屋裏寂靜的很，僅早晚聽見噓的聲。張憲清坐

在門口掐念珠，看他那個面孔，好像似說：總不許動！

我們可別動！張大個子的手，好像鐵錘，他兒上午挨的巴掌，現在還顯。誰也不敢說，他敢打他兒，不敢打我們！

外邊多好的景緻：燕子飛來飛去，蝴蝶忽東忽西，蜜蜂落牆根的花上，採花粉……

一個寫完了，拍的聲，放下了筆，歎了一聲，單等別的孩子寫完。又有一個寫完了，他們的筆一個個的漸漸都放在桌子上。十一個孩子想着可到了回家的時候，單等着學董發命令；學董倒沉默的坐那裏掐念珠，老師桌子上的錢，到了五點。

學生們彼此相看，小聲說：「學董許是不知道到了什麼時候，我們得叫他知道知道。」於是都咳嗽一聲，張憲清好像沒聽見。又用腳

摩擦地，他好像聾了。他們便大聲咳嗽起來，張憲清才抬起頭來，查念珠子够不夠。看樣，他並不知道屋裏的孩子等着回家。

這還了得！得採取有效的辦法！於是一總的學生打手勢，脫一隻鞋，拍桌子面，聽着好像放了十一把盒子槍。張憲清使眼一瞪他們，嚇的他們不敢動了。

等着！等着！等了一刻，等了二刻，到了五點三刻，他們又如先大聲咳嗽，摩擦地，豈不知還是白費心機。

費老師放了學，給一總男女學生說：「你們跟我到大堂前，我有兩句話。」

什麼事呀？都悶的了不得，他們看老師的臉微微顯點笑色。到大堂前，都圍着老師，老師說：「你們到家給父母說聲，回來



我領你們玩去。你們如今回家吧！到家都拿個小籃，上我門前等着，我領你們上王家林摘杏吃去，離那不遠，有兩棵大杏樹。快回家吧！走快點！」

你看他們跑的多帶勁，到家並不顧的喝盃茶，給父母說了，找到籃子，立即跑老師那裏，跟他上王家林。諾伯多祿已經在那裏等着，他的工人也抗着梯子，拿着大筐去了。老師喊齊了學生，訓話說：「諾伯多祿的父親許了你們摘他的杏吃，也許你們裝一籃子拿家走，可是你們吃不了的，得倒這大筐裏。」

老師話沒講完，孩子們喜的亂跳，從林裏趕快跑樹下。男孩子由梯子上到樹上，坐於樹枝，好似一羣家雀，兩手忙着摘杏，嘴恐怕比手更忙，女孩子及膽小的男孩子在樹下拾掉下來的杏。二十隻小手摘

杏，快的很，沒過一個鐘頭，頭一棵摘完了；工人沒用梯子上那棵樹，自己摘，一個孩子在樹下接，續下來的滿杏的籃子。工人見學生摘了頭一棵，下來樹，笑嬉的給費老師說：「他們比我摘的快，叫他們也摘這一棵吧，我上坡裏鋤地去。」

費老師怕孩子儻了，摘不淨，給斐理伯留下幾個好杏，爲此也叫僕人摘，但叫幾個學生幫忙。到了六點，第二棵也摘完了，費老師就同諾伯多祿抬那個大筐，各個孩子提着他的小籃，先上諾家謝謝諾會長去。

諾會長從地裏剛回來，孩子們說：「謝謝諾會長！」會長看那一大筐杏，也非常喜歡，給老師說：「今年收的杏不少，比往年都多，滿夠我們吃的。」

正這時候張憲清在學裏起來，拾掇鋼條，念珠子，給等着回家的學生說：「你們回家去吧！」

他們好像槍子從槍筒裏跑出來，只有保祿等着同他父親一齊回家。在大堂前斐理伯給他們說：「不要緊，天長，還有大些工夫摘杏，今年杏多，原不能一天吃淨，今天少吃點，明天多吃點，不一樣嗎？你們快送家書本，上王家林，可是別都在一齊走，我在那裏等着你們。」斐理伯不用回家，他父母早知道，老師今天留他學裏，特地裝了衣袋中兩個饅頭。斐理伯吃着饅頭，慢慢上林去了。

老遠裏見樹上立着個梯子，甚爲驚訝：那裏來的梯子？樹上有人摘杏嗎？沒望見人。小心着走近了，見樹上毫無動靜，爲此大胆的上樹下去。往上一看，沒有杏了，光給他剩下幾個壞杏。往下一看，

地上淨樹葉，小枝，和很多杏核。斐理伯這才覺悟了，好像石人似的站在那裏。

他們來了說什麼呢？跑了吧！若跑了，丟大人了，得想個法，給他們怎麼說，說是諾伯多祿的事吧？大概是他辦的，等着吧！不能白白的吃這個虧。

他心裏亂七八糟，坐在梯子上，等那些學生們，可是連一個也沒來。他們生氣不來，是因為他的原故，多在學裏坐兩點鐘嗎？不是的，他們不敢來了。除了張保祿，別的到家，都受了父母的教訓，不許跟着斐理伯。都不來，斐理伯不作這個難了，給他們怎麼說，也有了工夫想想明天給他們說什麼好話。

斐理伯敗興的樣子起來，鬆鬆的回到林上，臥在墳後草地裏，要

晚一會回家。夕陽將落，他思想今天的事，兩次丟了人，心裏生氣說：全怨外來戶李家，他們若不來這莊上，那裏有這呢？學生們分不了黨，都聽我一個人說，伯多祿以先可不敢領孩子們摘杏！咳！投個小石頭算什麼，又沒投着人，老師真……拿着小事當大事辦，可是我要早知道有這個效驗，准不投那塊石頭。咳！不要緊！沒有一個見的，找不到憑據，我永不承認。

斐理伯這樣想，心中不覺有點難受，認依擲斯病了怨他。這個事，不拘怎樣原諒自己，他得認錯，他雖然不知道投石頭的惡效，良心一樣難爲他，使他覺着投的石頭壓他的心。

斐理伯這個孩子，本來不是壞孩子，他辦氣人的事，全怨他父母教訓不到。祇他自己，無兄無妹，想做什麼，就做什麼，父母總沒教

他聽命，反聽他的命，所以他本來的惡情增長，茂盛，尤其是驕傲，忿怒，他的善情幾乎被毛病的荆棘軋死。

斐理伯獨自臥在草地上，不能不想起依搦斯因他添了病。若好了，怎麼辦呢？李家待我有什麼不好呢？我爲何惱恨人家呢？我在街上跌倒，彌厄爾沒拉起我來嗎？咳！真對不起人家，比較人家，真不值錢！無怪人家不隨我。今天許給他們杏吃，是因爲跟着我受了屈，咳！又丟了人，不屈我，今天不是又想摘人家的杏去嗎？我走的路不都是禁止的小道嗎？先前沒有李家，我走小道順當，如今光倒霉！

.....

斐理伯在林上這樣思想，有一點悔改的心。忽然聽到說話的聲音，抬頭一瞧，見老師，李羅撒，曾濟塔，諾伯多祿過來了，仔細一看，

各攜着一籃子杏。他們到了杏樹間，聽老師給伯多祿說：「幫我架走梯子，你行嗎？」

「我自己也搬動了，可是我父親一會叫工人來抗，用不着我們。」

「別等他，工人儼的慌，爲我們抗來的，應當我們架走。」

羅撒說：「老師！今天真熱鬧。」

曾濟塔說：「斐理伯沒臉見人了！」

伯多祿說：「到明天孩子們都要聲明，是我父親許了我們摘杏。」

說着放倒梯子，伯多祿架上頭，老師架下頭。那三個孩子說了聲「謝謝老師」，緩步走了；老師同伯多祿架着梯子也走了。

斐理伯在林上不知怎麼是好。噢！老師叫摘的杏呀，我說怎麼留我們學裏那麼些時候！

斐理伯起來，無精打彩的回家去了，害羞的他不能再很，光怕路上遇見同學，外面裝着不顯，嘴裏哼着歌曲。僥倖一路沒遇到一個，他母親已經掛念他那麼些時候不回來。

一〇

李桂亭一家人很發愁，因為依擲斯臥床儘不好，不能聽一點響聲，若聽了，立即又害怕顫抖起來，所以都不敢大聲說話，進她的屋，蹣着腿，躡着腳，但是如先依靠天主，彼此相愛。

馬大夫不斷來看依擲斯，有一次，到了堂屋裏，想安慰李家，倒沒有安慰話，因為依擲斯先前就有病，身體很柔弱，現在又不能吃飯，深信她不能好。依擲斯實在不能吃飯，李太太幾時端一盃湯，勸依擲斯喝，依擲斯也願意喝，但是因受驚，舌頭不能動，不光不能說話



，連湯水也不能嚥，所以李太太幾時往她嘴裏送點湯水，不免眼淚汪汪。

廚房裏邊的窗牖台上，有個大人拳似的紅色石頭，這就是嚇病依擲的那塊石頭，李太太在梨樹下拾的，放在窗牖台上了；她多咱看見這塊石頭，多咱准求天主賞賜投石頭的孩子回頭，這天晚晌，正難受着看這石頭，從窗牖裏見羅撒，瑪提德提着一小籃杏回家來了；瑪提德把杏送到依擲床前，叫她嘗嘗，羅撒送了廚房裏，交給母親，說跟老師摘諾家的杏去了，也吃足了，但是斐理伯那一班子沒得去，老師罰他們不許出教室，還得寫字。

第二天，孩子們都到了學裏，也有高興的，也有敗興的，高興的，覺着昨天吃了許多的杏，還提家去一籃子；敗興的，生斐理伯的氣

，因爲他的原故，在教室中多坐兩個鐘頭，熱的不得了，還沒撈着吃杏。但有一個孩子——憨子，也不喜歡，也不生氣，仍然是他的老樣。他是個孤哀孩子，自幼喪了父母，本莊的一家好教友收養他。長到三生，還不會說話，到了十二歲，剛能上學，可是常常的留級，成天不說話，說也說不清，同學皆以憨子稱呼他。

老師站講台上講功課，看出來一些學生不高興，也不留心聽，就知道是爲了昨天受罰沒撈着杏吃，爲此向他們說：「你們不高興，因昨天沒撈着杏吃，是不是？實話給你們說吧，你們不說誰投的石頭，你們受罰早着哩，非查出來誰投的石頭不可！不然，你們都有投石頭的嫌疑。我能罰你們回不上家，吃不上飯，也能給你們的品行不夠分數。我以先沒重罰過你們，我想着你們還小，可是這一次，我不能不

重重罰投石頭的，因為李家的依搦斯添了重病，放心吧，你們抵抗不過我。」

斐理伯心裏說：「哼！你就是查不出來，誰也沒見，反正我不說。」

老師剛說完，跟着斐理伯的學生喃喃不已，最有胆量的李類思舉起手來。

「類思！是你投的石頭嗎？」老師問。

類思很笨的樣子起來說：「不是我，我們幾個都沒有投，我敢保，我們都知道是誰投的，老師准也知道。」

不等老師答應，那九個學生也舉起手來。因類思創開了頭，別的也都大膽了，他們都要反抗斐理伯，曉得了要都同心協力，不用怕斐

斐理伯，馬恩利格起來說：「也不是我投的！」

其餘的八個也繼續起來。

老師說：「別動！」

他們又都坐下了。

「你們一個個的說，不要亂說！馬恩利格！你想說什麼？」

「老師！我常同類思在一塊，他知道我常說投石頭不好，那一天，我同類思打了輸贏，看我們倆誰跑的快，我若投了石頭，他一准見了。」

他們那八個都是這樣有氣的樣子，說自己沒投石頭。老師看他們的面孔，也看出來，也們因這事心裏真生氣了。

但斐理伯不動，也不作聲，光笑，心裏想着，這淨些傻瓜。

「斐理伯！你呢？」老師慢聲慢語的問。

斐理伯慢慢的也站起來，帶着恥笑老師的樣子說：「路上沒有石頭，怎麼能投石頭呢？」

這時候坐斐理伯旁邊的愁子抬起頭來，他聽懂了斐理伯說沒有石頭。

「有石頭！」愁子口齒不清的說：

老師問：「愁子！你想說什麼？」他坐在後邊，老師往他跟前，去，一總的學生往後扭頭看愁子，他手指斐理伯說：「他——石頭——紅石頭。」

「一個紅石頭？斐理伯先有一個紅石頭嗎？」

「石頭——好看——紅——給我看。」

「斐理伯給你紅色的石頭看了嗎？」

愁子忙着點頭，看樣很喜歡老師會用他簡單的話，重說那樣清楚。

「有幾天了？愁子！」

愁子不會答應頭兩天，但說：「衣袋裏，洞裡。」

費老師弓着腰瞧斐理伯的桌子洞，要詳細視察，拿出他的書本，猜思裏頭還有一個石頭，倒沒見，但見石頭末子，及指甲似的一塊小石頭。費老師快快拿出來那石頭，問愁子：「是這個嗎？」

愁子搖頭，用手比着大人拳似的石頭說：「這麼大。」又說：「衣袋——洞裏。」

「你是說斐理伯衣袋裏先有那個大石頭，叫你見了，以後放桌子底下嗎？」

慙子很喜歡的又點頭。

「慙子！你坐下；斐理伯，你起來，你有什麼話說？」

他半起半坐的說：「慙子，這個傻瓜，他知道什麼？」

「但這小石頭，是從大石頭上掉下來的；怎麼在你桌子洞裏？」

「許是慙子放的。」

慙子不願意，說：「我沒放！」

費老師說：「斐理伯！你不用說了，我有了憑據，石頭是你投的

• 彌厄爾！你母親還存着那塊石頭嗎？」

「是，還存着。」

「好，好，一總學生看玩把戲的去，斐理伯！你不能去！彌厄爾！

你請學董跟着你見你的母親，給你母親說，我叫你來拿嚇病依搦斯的

那塊石頭。」

裴理伯的臉如今大變了色。

過了十五分鐘，石頭到了費老師手裏，掉下來的一小塊，正對大塊石頭的一角。再說，學董交給費老師石頭說：「頭一些時候，雷家請泥水匠開新門面，打下來了這樣的紅石頭。」（因牆是石頭的。）可有了真正不能疑惑的憑據，老師遂問裴理伯：「你洞裏的石頭，怎麼巧正對大石頭的一角呢？」

裴理伯不作聲。

「走！跟我見你父親去！」老師攙着裴理伯的手。

費老師到了雷家舖裏，雷掌櫃的從後院裏過來，看樣，很不歡迎老師，說：「我很忙。」



「無論你多麼忙，你得知道，投石頭的是你的孩子，我有證據。」就細細的給他說了，怎麼知道是他的孩子投的石頭，說完，又說：「大夫確認依擲斯的病好不了，李家定要打官司。」

賣饅的嚇的臉變了色說：「我願給她治病還藥賬。」

「那是當然，李家十一個孩子，還能叫他還藥賬？」

「還叫我做什麼？」

「你若准我罰你的孩子，我就勸李桂亭，不叫他打官司。」

「哎喲！你准很打我的孩子！」他悲哀的說。

他這樣說，惹怒了費老師，他插嘴說：「闔莊上的人沒有不知道的，我管孩子並不打，我盼望孩子有不是，他們的父母自己用規矩。你既然不肯打你的孩子，我當然得替你規矩他。」

雷掌櫃的怕打官司，什麼都認可。斐理伯旁邊站着一言不發。

老師走了，賣饅的頭一次帶着氣說：「你這個傻孩子，怎麼辦這樣的  
事呢？你想坐監嗎？」

他雖然真生了氣，倒不肯下手打他的孩子。

## 一一

下午放了學，羅撒見神父去了。神父坐在屋裏，聽見門外有人敲門，高聲答說：「來！」開門的是羅撒，先伸過去她的頭，往屋裏看，漸漸進去全身。

「喂！李羅撒來了。」

「神父好嗎！」羅撒臉紅，站在那裏沒話說了。

神父看出來羅撒有作難的事，溫柔的問道：「誰差你來的？你有

什麼難事？」

「大姐叫我來的，求神父點事。」

「你只管說吧。」

「學生先外氣趙亞各伯，老師却疼他，給我說：『不要外氣一個窮苦孩子；』現在學生都不理會斐理伯，連老師也很生他的氣，我呢？能生他的氣，不能生他的氣？我問了我的大姐，她叫我來問神父。」

「你爲什麼生他的氣呢？」

「依搦斯姐的病這麼利害，我們都難受，都想生斐理伯的氣，不願理會他；但是我母親不叫那樣，她說，那樣恐怕斐理伯跟亞各伯學，故意上蹩扭，不改，更不好了。爲此他雖然使我們難過，我願意寬免他，同他說話，就是怕老師生我的氣，神父看怎樣好呢？我的本心

願意助斐理伯回頭。依搦斯姐先說過：「我們在這裏要給一總孩子立好表樣。」

「我明白了，你要知道怎麼助斐理伯回頭，是不是？」

羅撒點點頭。

神父說：「你要遇見斐理伯，該同他說話，也可以勸勸他。不理會人，不算真寬免人。我後來與老師說，你爲什麼不同別的孩子一樣不理會他？放心吧！」

看她的臉，聽她歎息，她放了心。

「你得與斐理伯多念經，天主會使他回頭。」

羅撒又說：「我也爲亞各伯念經，我現在沒法子，他不給我說話，也不上我們家裏玩去，他見了同學光想跑。」

「別灰心，有志者，事竟成。」

「我姐亞納也這樣說。」

「依搦斯的病怎樣？」

「比先輕，能說話了。母親求神父去看看她，依搦斯姐很想見神父。」

「如今得閒，這就去吧，依搦斯這時睡着嗎？」

「沒有，大夫叫推她堂屋裏，因她很喜歡聽唱歌。」

「那樣很好，還許能好了病。」

神父就同羅撒一齊上她家去了。羅撒很高興，在路上能陪着神父走。李桂亭在櫃臺後邊，見神父來了，馬上出來，領他上堂屋裏，在那裏一些孩子圍着面如白蠟，倒很高興的依搦斯。她見神父進屋，臉

上立刻呈現一種極度喜歡的神色，說：「神父來啦！」

「來啦，你怎樣？」

「說話比先好的多，但我的心——常疼」

李太太悲哀的說：「她不願吃飯！」

李桂亭笑着說：「光想聽孩子們唱歌，那能聽飽了嗎？」

神父勸依搦斯說：「勉強着多吃點吧。」

依搦斯面帶憂愁說：「我吃一點，心裏就難受。」

「多依靠天主吧，慢慢的能好了。」

「我已經從心裏全寬免斐理伯了，但是怕好不了，幾時我心作疼，我就覺着我的病比先重的多，自覺我不能好。」

神父安慰她說：「別害怕，只管放下心！（這時進來兩個孩子）你

看他倆來給你玩哩，叫他們唱歌給我們聽，好不好？」

以先常來唱歌的孩子們，從依擲斯能坐堂屋裏，都喜歡的了不得。他們都不知道依擲斯不惟神經患病，她的心也患了病。李桂亭拿起笛來，孩子們站在一塊，依擲斯請他們唱個親恩歌：「厚哉，父母恩，愛兒身，……」

神父誇桂亭說：「我真贊成你一家人，你的孩子們也會念經，也會遊戲，也會唱歌，還保存着兒童的天真。」於是神父心裏感謝天主，領導李家來這個莊上，給一總教友們立善表。知道這多半是依擲斯的功勞，所以見她白蠟似的面，心中難受，倒小心不顯露。

李太太叫一總孩子上後園裏樹下去玩，自己同丈夫也出去，特地叫依擲斯能隨意同神父說話，神父坐依擲斯旁邊，因她說話難，問她

說：「到底你覺着病怎樣？」

「我給神父說吧，可別叫舅父舅母知道，不多時，我得死。」

「這事在天主，我們不敢斷定。」

「唉！大夫給亞納姐說話時，我閉着眼躺在床上。他們在門外，猜思我睡着了，但我什麼都聽的清清楚楚，大夫說我的神經病漸漸能好，我的心疾不能好，我也覺着大夫說的對。神父！我不怕死，誰同我一樣害常遠病，誰也不怕死。我死，得離開好舅父舅母，但到了天堂，我又見我的生身父母。爲求天主叫斐理伯回頭，我把性命已經獻給了天主。叫那麼個孩子走正路，別人得犧牲自己，不該聖斯德望死，叫掃祿變爲保祿嗎？雖然我不是聖人，却盼望天主願意收下我的犧牲，賞給斐理伯回頭的恩典。我知道人人怕死，所以想求神父助幫我



，叫我到死時，有超性的力量，不怕死。」

神父聽了依搦斯的這些話，感動的幾乎掉淚；搗着臉說：「依搦斯，你想要我怎麼幫助你，說吧！」

病人慢慢的說：「先前每個主日，神父給我送聖體，我想求神父以後天天給我送聖體，行嗎？」

「放心吧，從明天開始，我天天給你送聖體。」

神父說了這句話，依搦斯不能再喜歡，說：「謝謝神父的大恩。」神父怕攔着依搦斯，就辭別，降福她；在院裏給她舅父舅母說了兩句安慰他們的話，就走了。

下午兩點，學生上了班，聽見街上鑼鼓喧天，又聽見街上太太們說玩把戲的來了；於是都仰着頭，側着耳，專聽打鑼鼓，不留心老師講

功課了。老師看出來學生的心都跑玩把戲上去了，爲此向學生說：「你們想看玩把戲的，是不是？我看出來你們的心不在功課上了，那行，能去，可是得老寔，別打架，別故意的擠，斐理伯去不上，因你投石頭，依搦斯嚇病了，還很利害，恐怕還好不了，我得罰你，不許你看玩戲的，這是你做的補贖，我叫學董看守你。李類思！請學董去！」

斐理伯像野獸吼叫起來，老師嚴厲的命他不要作聲，說我怎麼說的，怎麼辦。斐理伯伏到桌子上大聲哭起來，老師一點不動心。張學董來了，費老師交代清白，然後領學生出去。張學董進了學屋，斐理伯想硬跑出去，學董却抓着他的胳膊，拉他屋裏，把門關上了。斐理伯氣的臥到地下，來回打滾，像瘋子，又是哭，又是叫。學董把

斐理伯拉起來，領他桌子間，叫他坐下，斐理伯坐在橙子上，還如先叫哭，學董又忍耐他了一會，說：「你若不順順當當的受罰，我准告訴老師，他多麼會罰學生，你知道。」

斐理伯果真怕老師，但心裏生氣，不敢作聲了，一總學生都看玩把戲的，但他自己囚在這裏，可把他悶死了！他先前對於老師沒一點禮貌，慣恥笑輕慢老師，現在知道了，狃不過老師，老師如今若忽然進教室，可能見一個稀奇事：斐理伯這個驕傲野蠻孩子，實在跪學董跟前，不斷叩頭求放開他，許他看玩把戲的。學董一點不可憐他說：「你想走，不行，你受這個罰，不屈你，正得這樣罰你，不然，你變不了心。你得知道父母以外，還有長上，你不怕父母，得怕老師，父母不罰你，老師罰你，你欺服本莊孩子，時間不短了，你起來好好的

坐下！」

斐理伯末了看出來，沒有了法子，覺着一輩子沒受過那麼大難。又是等到六點，學董才放他走了。

玩把戲的花樣很多：什麼清水變酒咧，死老鼠變活老鼠咧，口吞大刀咧，口吐煙火紙條咧，小孩攢罇咧，大卸八塊咧，猴騎羊背咧，猴子駕車咧……玩的非常像，非常好看，四外圍的風雨不透，人山人海，學生們都看高興了。

玩四個鐘頭，玩完了。玩把戲的拾掇東西，預備走，斐理伯這才從學校裏垂頭喪氣的回家。

這時街上的人見了久沒見過的黑雲，從東北上來了，好像飛的一般，一會兒，起了大風，塵土颳的很高，飛鳥飛到窩裏，街上的人們

回到家裏，這時黑雲已佈滿了天空，好像似黑夜，電光閃閃，雷聲隆隆，大雨傾盆，霎那，溝溝濠平，四外汪洋，流注小河，聽着好像老牛怒吼。

「漲水了！」人們俱都害怕的神色說。

清河莊地面高，水進不了這個莊，但往南有一片窪地，這窪地的莊可十分危險，這個暴雨下了三個多鐘頭，才慢慢小了，雷閃也不打了，變成了細雨。人們戴着箬帽，赤着腳，往河上看水去了。一看，先前的小河竟成了大河，土色的水，往窪處奔流，兩岸的田，水深二三尺，不禁望水興歡說：「可苦了窪處的人了！」

一二

雨下了一夜，斐理伯躺在床上睡不着，只聽到雨點滴瀝；爲什麼

呢？

張學董放他走，他遇到街上一羣一羣的，看了玩把戲的回家，肚裏的氣出不來，又是害羞的了不得，到了家，連母親也不護庇他了，裝看不見他。他臥到床上，聽見母親給父親說：「設若依擲斯死了，我們在這莊上可沒有立足的餘地了，這都怨你常護庇他。」

父親生氣說：「你沒常寬免他嗎？你打過他一次嗎？」

「我得敢啊？我打他，你准不願意！」

斐理伯自覺都離棄了他，同學，老師，父母；雖然一肚子氣，却也難受說：「巴不得沒投那塊石頭！誰還同我好呢？都惱恨我，仇視我！」

一會兒他又生氣說：「朋友們！一點出息沒有！我總沒告過人，

但這些兔子膽的人，因害怕，都不服從我了，還反對我！連師傅也偏，爲什麼拿着小事那麼大呢？依擲斯能說話了，石頭沒砸着她，還能死嗎？她暈過去怨誰？慢慢她要好的……我却沒見過她，聽說她以先就有病。病若利害了，那怎麼辦？我母親也是怕她死了。不，死不了，……若真死了呢？那會死的！若真死了，他們准要……」

一會兒，他又生氣說：「儘他們說我這那，不怕！以後得惹他們更生氣。老師罰我那麼利害，放心，我永不會忘掉！」

雨依然下着，斐理伯如今想着，下了這場雨，玩把戲的准回家不玩了。晚一會兒，他又想起依擲斯來，誰知道她怎樣？她也跟我一樣睡不着嗎？她的病好了，就完咧！

他的良心提醒他，爲依擲斯念經。他撇嘴說：「不，我也生天主

的氣，他沒保護我不受罰，依擲斯死不了，我不求他！」

他這樣自言自語，漸漸睏了，睡着了。

依擲斯睡的一樣不好，因雷聲隆隆，她的心疾重了，覺着心儘在跳。

天一明，大夫到了李家，一診脈，知道不好了，沒法救藥了，合家都難受。吃過早飯，羅撒臉上帶着難過的樣上學去，瑪提德沒去，因她不願離開依擲斯。學生問羅撒說：「依擲斯怎樣？」

羅撒眼裏含着淚說：「不好！一夜沒睡着。她叫我問你們好，求你們爲她念經。」

「瑪提德怎麼沒來呢？」

「她光怕依擲斯姐死了，不離床邊，我母親叫她來上學，她哭起



來，依搦斯姐求留下了她，我母親只掉淚，我父親不願說話，我姐們哥們也都哭了。」

「依搦斯怎這麼利害啦！」

羅撒難受的說不出話來了，頭枕着胳膊，放在桌子上，大聲哭起來，兩邊的同學互相安慰她。

每天頭一個功課是聖經，神父教，神父做完彌撒，給依搦斯送聖體，知道她的病重了，所以早飯後上課，臉上不喜歡，學生們比先也老實的多。神父上次講到耶穌立伯多祿爲聖教會的頭，如今接着往下講。

「伯多祿是誰？」神父自問自答說：「除如達斯以外，最傷耶穌聖心的徒弟，如達斯因愛財負責賣耶穌，伯多祿因畏懼明誓不認得他；然他

兩個却有很大的分別，如達斯失了望，不信耶穌仁慈，伯多祿依靠耶穌，發了痛悔，耶穌揀選的宗徒領袖，正是伯多祿，揀選領袖，耶穌不問伯多祿年紀大嗎？本領大嗎？財貝多嗎？有面子沒有？這都不問，但問伯多祿愛他嗎？由此看來，天主要的是什麼呢？」

每個學生舉手，說：「愛他。」

「爲什麼耶穌先問伯多祿愛他嗎？」

「因他先背叛了耶穌。」一個學生答說。

神父又說：「如果耶穌問你愛他嗎？你很容易不想說「是。」因此耶穌第二次問伯多祿說：「你愛我嗎？」伯多祿又答說：「是。」隨後耶穌給他說：「你放我的小羊」，（意思是你管我的教民。）伯多祿往時背叛了耶穌，耶穌還交給他管教民之權，爲什麼呢？」都不作聲，

但那眼裏含淚的羅撒舉起手來。

神父問：「羅撒！你說！」

這個好孩子答說：「耶穌願意教訓我們，不可棄捨一個先犯過罪的人。」

羅撒答應的這麼對，神父非常喜歡說：「對，原是耶穌只求我們愛他，把以前的罪都寬免了，但吾主耶穌還是不滿意，所以三次問伯多祿愛他嗎？爲什麼問三次呢？」

一個孩子起來說：「因爲伯多祿三次背叛了耶穌。」

「對，耶穌雖然寬免伯多祿，却也叫他做補贖，所以三次問他，叫他想起來，三次背了耶穌，害羞，心裏難過。我們也得這樣，幾次犯了罪，幾次跪耶穌跟前說：「我後悔我的罪，我愛你！」因爲我們常

犯罪，我們也該常給耶穌說：「我愛你。」耶穌問伯多祿三次，伯多祿難受說：「主！你是全知的，你知道我愛你！」爲什麼伯多祿難受呢？」

這一次是開店的孫若瑟回答的：「他想起他背過耶穌來了，怕耶穌再不信他的話。」

神父接着說：「耶穌到底信服他，我們也得那樣，誰犯了罪，我們不許忌恨他，不許猜思他一輩子不成好人，他若後悔，我們就得當好人待他。耶穌是那樣辦的，伯多祿因回了頭，耶穌喜歡他，賞給他聖教會裏最高的地位，管天下的教友說：「你放我的大羊，小羊。」請看耶穌真信服他。」往下神父接着講教宗的地位，和伯多祿傳教立的功勞，就問：「耶穌揀選伯多祿，他叫耶穌後悔了嗎？他忠信到死了嗎？都知道，末了他同耶穌一樣死在十字架上。」

神父再囑咐他們學寬恕人說：「人若錯了，不許記着，反得信人能成好人。」

有的孩子往後看斐理伯，有的看亞各伯，然不是如先小看人的那個樣子。神父看出來他講的道理入了孩子們的心。神父說不許輕視犯過罪的人，他們立時實行神父的話，心裏說：「我們寬免他們了。」

斐理伯及亞各伯也看出來他們這個意思，但斐理伯的臉很難看，他心裏說：「你們寬免我，如同耶穌寬免伯多祿，不錯，那行，可是叫我跟伯多祿學，求你們寬免，那，我不幹。」亞各伯呢？如先一樣坐在那裏，看臉，神父講的道理與他沒效驗，他心裏說：「你們不拘怎麼說，我認得您，我不信你們以後再不欺服我！」

神父也看出來，沒感動他兩個的心，難受着歎息一聲，光盼望一

總學生實在寬免他兩個，因天主的相幫，漸漸都能和睦。

天還是下着雨，下的那麼緊，北邊的山，南邊的島，都望不見了。  
費老師今天講書，孩子們還一樣留心，直到張憲清來與老師學說莊長的話，莊西頭的學生快得回家，河水漲了，眼看要沒橋。趙亞各伯，曾濟塔，諸伯多祿，熬子，部得淋着快走，臨走，費老師囑咐他們說：「你們不要一起過橋，一個個的過，怕水沖的橋動搖了。本來我想送過你們河去，但不能離學校。」

張學董給老師說：「我要一個個的領過他們去。」費老師放學時還多念一遍天主經，求天主保護不被水災。

清河莊却沒淹，但窪地的莊村被了空前的浩劫，一片汪洋，田禾一點沒剩，家家屋裏有水，堂裏的水深有二尺，倒塌許多房子，泡毀

了糧食，沖走了器具，淹斃了人畜。

到了主日，神父講道理，說被水災的人多麼苦，無衣無食，嗷嗷待哺。隨後勸教友們捐錢，歛糧食，賑濟災民。費老師在學裏囑咐孩子們到家勸父母多行哀矜。孩子們自己也想放賑，隔幾天，給父母要兩個銅子，交給老師，老師放在箱子裏。箱子裡天天總得進幾個錢。

這時候出了件憂事，李多默去請神父終傅，衣搨斯不行了。神父急速拿着聖油，請着聖體，跟多默去了，進了李家，在院裏一些人掉淚跪下求耶穌降福。衣搨斯床上跪着瑪提德，紅紅的眼，直看衣搨斯，亞納輕輕把她抱走。衣搨斯好像不省人事，合着眼，躺在床上，李太太點灼桌子上苦像兩邊的蠟燭，給衣搨斯說：「神父來了！」衣搨斯才睜開眼，認清神父，面上立時帶着笑色。然後父母孩子都出去，衣搨

## 斯辦神工。

依擗斯最後的一次領了赦罪之恩，近人又進了屋，依擗斯先領臨終聖體，以後領終傳，屋裏的人恭恭敬敬的跪一圈，依擗斯現出心中的平安。

神父看清依擗斯只能活幾十分的工夫，所以沒走，要爲她念經，神父跪下大聲領痛苦玫瑰經，屋裏的人都答。因怕依擗斯聽見難受，都不敢大聲哭，但歎息，飲泣。到了十點，依擗斯不能喘氣了，喉間作痰聲，瑪提德大聲哭起來，亞納又領走她。如今神父念臨終經，依擗斯忽然抬頭，睜開兩隻大眼，臉上帶着喜色，好像見了最可喜的東西，漸漸又落下頭來，嚥了氣，她臉上的喜色，倒沒去掉。李太太給她合上眼，一家人先不敢哭，如今放聲大哭起來，桌子上的蠟燭還灼



着。

神父用聖水在依擲斯額上畫個小十字，降福她，別的人往身上洒聖水，李桂亭領孩子外邊去，他們就在院中哭，亞納領瑪提德屋裏說：「依擲斯睡了，別大聲哭，叫她平安睡吧。」

瑪提德知道她死了，倒聽命不敢作聲，跟着她姐亞納洒聖水，以後亞納又領她上西屋裏。

李太太同亞納進屋，預備成殮，神父同桂亭坐鋪裏，說：「我沒見過一個姑娘死的那麼善，也沒見過一家的孩子們那麼相親相愛！」稀奇，依擲斯一死，雲彩薄了，雨不下了，望見了青天。

神父出李桂亭家，到了學裏，請出費老師來，給他說依擲斯死了，也給女老師說了，費老師的面容現出憂色，悲哀的說：「依擲斯死了

，你們起來，我們爲她念天主經。」

每個學生臉上變色，他們猜思依搦斯許死不了，一聽老師說她死了，好像一盆涼水迎頭澆下來，難受的半吞半吐的念天主經，只有斐理伯嚇的張不開口，幾乎暈過去，光怕同學扭頭看他，偷偷跑出去才好。

然而沒有一個學生扭頭看他。賈老師又講書，但斐理伯沒心聽，一口吃了二十五個小老鼠，百爪撓心。依搦斯終於死了！噫呀！因我她死了！同學怎麼不扭頭看看我，若扭頭看我，可糟了！我後悔我沒隨着良心求天主，叫依搦斯好了，一莊上的人都要輕看我，說我是個壞孩子！咳！她死了！因我！……

斐理伯不敢抬頭看老師，巴不得立時能回家，藏起來，不見一個

人才好。

放了學，斐理伯在回家的路上獨行，別的彼此小聲說話，早晚有幾個偷看斐理伯的臉什麼樣，却不敢向他說什麼難爲他的話，怕李羅撒不喜歡，依擲斯活着時說過：「不許難爲斐理伯，當爲他念經，難爲他，他變不了心。」

清河莊的人皆奉天主教，死了小孩兒，父母也叫木匠給他做個小的棺材，死了大孩子，便給他做個好些的棺材，所以李桂亭叫給依擲斯做了個好些的棺材，爲表示她是一個姑娘，特叫木匠油成白色。

成好了殮，李家聽說晚晌費老師領學生末次來見依擲斯，爲此沒蓋棺材蓋。費老師上午放學以前，說：「你們先好上依擲斯那裏玩去，聽她講故事，如今爲表示你們的好心，晚上放了學，我們看她去，爲

她念經。你們問誰家園裏有花，可以求人家許你們紮個花圈，獻給死了的依擲斯。」

晚晌費老師領排成隊的學生上李家去了，李桂亭出來迎接，領他們堂屋門前，屍首在這屋外間放着，斐理伯也在裏頭，還拿着很大的花圈。老師領他們兩個兩個的進堂屋，看依擲斯，往她身上洒聖水，交給李太太花圈，李太太接過來，放在棺材裏。

稀奇，連最小的學生不怕見死人，都很悲傷，不願說話，輪到斐理伯進屋洒聖水，他渾身顫抖，老師架着他到依擲斯跟前。羅撒望見他的花圈說：「你的花圈真好！」斐理伯直眼看依擲斯，漸漸眼裏湧出淚來。

斐理伯從李家回來，良心責備他說：「你這個毒辣的人，可見了

依擲斯，她死了，臉還像天神那麼善！因別的學生不跟着你玩，跟着他玩，你惱恨她，投石頭有意投着她，你見了她的手多麼細，臉多麼善，你投她，你不害羞嗎？你看李家沒有一個人抱怨你，惱恨你，仇視你，羅撒還誇你的花圈好，你還有臉見人嗎？你該怎麼恨自己呢？」實在，從他見了依擲斯，他惱恨自己了。

第二天，神父給依擲斯做彌撒，李家都領聖體。以後發喪，沒有外來的客，但一莊上的人都跟着送殯。神父在林上行完喪禮，站在依擲斯墳墓前，給教友演講依擲斯的德行。

「依擲斯這位姑娘，住我們中沒多大時候，可是竟如同天神，教導了我們莊上的孩子們，隨從她一生的格言：『愛人如己。』請想她一輩子害病，總沒反對過她這個目的，不知道嫉妒別的無病之人，人喜，

與人同喜，人憂，與人同憂。對於舅父舅母十分孝敬，同兄妹常常和睦，並不肯害一個小蟲豸，爲此也不願意投石頭的學生猜思她，因嚇病了，惱恨他，她親自給我說過，願意投石頭的知道她真心寬免了他。站這個好教友死屍前，學說她這句話，我算滿了她的心意。投石頭的該知道，我聽依擲斯最後念的經，是爲他念的。我們大家都要學她的善表，寬免仇人，那麼，我們死後，也能同她一樣享永福。」

衆人聽了這些話，沒有不動心的。

神父的話，像火箭射到斐理伯心裏，使他先害羞的紅臉發黃，和嘴唇變色，心裏難受的哭也哭不出聲來。神父演說投石頭的事，有幾個學生滿人羣裏看斐理伯，一聽神父又叫寬免他，立時又不願看他，怕他害羞。以後衆人給死過的依擲斯念三端天主經聖母經，斐理伯難

受的念不出聲來。經還沒念完，他母親趕快領他回家了。

一三

第二天，天又陰了。大人都害怕莊稼被淹，孩子們却不掛心這事。昨天埋了依搦斯，今天這些孩子幾乎如先活潑高興，回爲發喪的事過去了，水災還未來到；尤其因爲老師聲明了他們捐的賑款，差不多夠了一百多吊京錢，自覺行了大善，盼望晚兩天能交給神父，爲此心中非常喜歡，在回家的路上，互相暢談放賑的事。亞各伯獨自跑到花生籃子前買了一小把糖，在後頭吃着回了家。

第三天，可不得了了，費老師氣的面色土黃，在門外小聲給神父不知說了些什麼。上了班，先告訴一總學生，他們捐的賑款，只剩一吊六百，別的都沒有了。以後問他們，見了昨天放學後，有誰回學校

裏嗎？

他們都沒有見，却都猜思是亞各伯偷的。先不敢說出來，以後有幾個孩子彼此唧咕說，見亞各伯買糖吃了，他那裏來的錢呢？他連買糧食的錢都沒有，大概是他偷的？猜思他准也沒罪，不是妄猜人，這樣事該叫老師知道，就有一個學生站起來大聲說：「許是趙亞各伯吧？」

「昨天放了學，我見趙亞各伯買了一大把糖。」（以爲小把改成大把不要緊。）另一個學生助幫說。

如今學生們的視線都集到老師身上，單等老師怎麼說。老師倒不作聲，只看亞各伯，心裏說：「他買了糖，他母親給他買糖的錢嗎？他連吃的都沒有！」



亞各伯臉上現出很大的難爲，却不辨理。辨理什麼好處？不拘怎麼說，他們總是說是他偷的，是賊。在他家找不出錢來，他們准說他藏起來了。亞各伯前途沒一點希望，所以低着頭不作聲。

老師柔聲問道：「亞各伯！你那裏的買糖的錢呢？」

亞各伯畏懼的答說：「祖母給我的。」

「老師！他說瞎話，他祖母沒錢，有時她還討飯。」有幾個學生這樣說。

他們幾個都因亞各伯說謊話生了氣。亞各伯眼裏漸漸流出淚來，站不住了，坐下，頭放胳膊上，大聲哭起來。

費老師命學生不要任口胡說這樣事情，想先問問亞各伯的母親，於是講起功課來，亞各伯一直到放學，不住的鳴咽。

放了學，費老師到了亞各伯家，趙太太見老師來了，甚爲驚奇。

亞各伯還沒來到，費老師問趙太太說：「亞各伯那裏的買糖的錢？」

亞各伯的祖母忙替她答說：「昨天是亞各伯的主保瞻禮，前天我給莊長家洗了一天衣服，亞各伯在家老實的看他弟弟，還拾掇一些小活。我晚晌家來他已經燒好了茶，我看他頗勤勵，給了他一毛錢，叫他隨便花，爲過他的主保瞻禮。」

「你看！亞各伯沒說瞎話！」費老師心裏說：「我得安慰安慰他，在這裏等等他吧。」遂坐在屋裏的橙子上，等亞各伯。

趙太太悲傷的給老師說：「亞各伯不能再怕同學，總不敢與他們在一齊玩。因爲拿了一塊橡皮，一個燒餅，他們常常喊賊羔，他難受的夜裏往往說夢話，喊我保護他……」

亞各伯還沒來，他母親很不放心，費老師沒工夫等他，回家去了。路上思想着：亞各伯若沒拿錢，錢怎麼沒有了？老師幾乎起疑惑，疑惑他祖母說瞎話，護庇他孫子。

下午上班，亞各伯沒來。一個好說話的學生說：「他不敢來了。」費老師正想責備他，學董進屋說：「聽孩子們說，錢少了，請老師別生氣，怨我！忘了給老師說，昨天早晌莊長問我有銅子嗎？換紙票。我知道箱子裏有銅子，我就把銅子換成了票子，夾在書本裏了。」他還述說着，老師忙掀書本，一看，果然有兩張五十吊錢的票。張學董接着說：「我查了剩下的錢，是一吊六百。」

學生聽了，連氣也不敢喘，好學生羞的臉發紅，告人的不敢抬頭看老師，別的互相觀看，好像說：「誰料想到有這呢？」

四點放了學，老師馬上又上趙家，在路上遇見亞各伯的母親，掛念孩子如迷了，說：「亞各伯沒來，問誰，誰也沒見。」

天又下着小雨，費老師安慰趙太太，以後見莊長，請他派幾個工人找亞各伯。四外找了一遍，找三點鐘，沒有找着，老師又回來，給街上的人說：「我們都去找亞各伯吧！因天將黑了。」

一些人提着燈籠找亞各伯。找了半夜，他們告訴趙太太沒見亞各伯。

第二天，看學生的臉，看清他們心裏很不平安。既然不是趙亞各伯偷的，明顯他們有不是。老師卻沒責備他們，但臉上顯着很不喜歡。臨放學叫一總孩子們念一遍天主經，求天主相幫找回亞各伯。有不是的孩子自然多熱心念這端經，求天主叫找回亞各伯，並寬免自己的

罪。

這一次，最害怕，難過的，是斐理伯，雖然他沒說亞各伯偷錢。他到了家，跑到後院，坐在劈柴上，搗着臉，自言自語的說：「怨我！頭一個喊亞各伯賊羔的是我，我常輕慢欺侮他，挑唆別的學生亂喊他這個譚號。咳呀！天主又想罰我哩！依擲斯因我死了，恐怕亞各伯也要因我死！天主！你叫我做什麼呢？」他想起神父講的道理：伯多祿一後悔了，耶穌立時寬免他。於是跪下說：「我的天主！我後悔，以後我再不那樣，你寬免我吧！叫找回跑了的亞各伯來！」

斐理伯求了天主寬免，立時感到不少的安慰。隨後又求天主別叫亞各伯攤意外的禍患，並指導他怎麼辦法。

他這樣念着經，天主忽然暗示給他；並沒給父母告訴，趕緊走了

·走別儘北頭，放羊的馮瓦蘭亭在那裏住。先看不起窮瓦蘭亭的斐理伯，現在得求瓦蘭亭。

「瓦蘭亭在家嗎？」斐理伯問。

「你怎麼稀罕！」瓦蘭亭從屋裏出來答。

「有要緊的事來求你，我們上屋裡去說吧。」

到了屋裏，斐理伯忙說：「趙亞各伯跑了，十來個人四外莊上找，沒找到。我看他沒上莊上跑，他不願見人，准跑山上去了。怕餓死他，我想找他去，可是我不知道路。你成天上山放羊，大路，小徑，山谷，山嶺，你都摸清了，我求你領我上山找他去！」

瓦蘭亭先只搖頭，想了一會兒，披上雨衣，拿了兩個木棍，一個給斐理伯，說我們去吧，他鎖上了屋門。

山離的約有十五里，往北走十里，就到了清河，河水落的不少，露出來了石橋，但橋兩邊，還得趟水。他們趟過水去，走到山上，尋找許久，結果白廢。可是斐理伯不願意回家，不斷心裏求天主，也許給天主，以後要老實。

走到一個山谷間，瓦蘭亭旋即止步，仔細往幾丈深的山谷裏看，他因近視眼，看不清底下是人不是人，指給斐理伯看；斐理伯眼好，立時看清樹下躺着個十來歲的孩子。他們小心着下去，還沒下到底，斐理伯喜極了，看清是亞各伯。瓦蘭亭托起亞各伯的頭，見他不省人事了，猜思他是掉下來摔的，摸了摸他的胳膊腿，沒受一點傷，就知道他跑迷了，連餓加憊不能走了，躺在這裏。瓦蘭亭把亞各伯抱起來，斐理伯也跟着背他，慢慢的回家去了。

別的一些人白白的找了亞各伯，來到家，街上遇到神父，聽神父說亞各伯找回來了，得了重病。

「怎麼找回來的？」

「馮瓦蘭亭同雷斐理伯在北山谷裏找回來的，腳也跑破了，衣服也淋濕了，好像死人，躺在山谷中樹下，許是滑腳掉下去的，也許是傷的不能走了，只他自己知道，可惜不會說話。到現在沒甦醒過來，馬大夫如今在他家。」

同這班子人一齊回來的費老師給神父說：「我們看他去吧。」  
神父原正想上亞各伯家去，點了點頭。

費老師在路上問神父說：「真是斐理伯找回來的嗎？」

「真是，我看依搦斯不是白死的。再說，斐理伯回到家並不誇功



，到了亞各伯家大門外，給瓦蘭亭說些好話，謝謝他，就回自己的家，叫瓦蘭亭一人抱着亞各伯送到他屋裏。」

他們兩個進了趙家的屋，見亞各伯的祖母正在慟哭，眼淚不停的往下流；兩個小弟弟嚇的直瞪着眼，不敢作聲，馬大夫坐在亞各伯身旁，仔細的診脈，他母親哭腫的眼，祇看亞各伯，及非常注意的等大夫的診斷：是能好，是不能好；所以都沒望見神父及老師進了屋。他們特地站後邊，一句話不說，聽到大夫診了脈，向趙太太說：「是肺炎，大概也神經熱，亞各伯根本身體瘦，怕他抵抗不住這種病，大有性命之憂。」

大夫一說這話，他祖母，母親放聲大哭，弟弟也跟着哭。亞各伯許聽到了，雖不睜眼，倒輾轉不安，兩手抽搐。

大夫還囑咐他母親說：「亞各伯的火太大，等不多時，他要說糊話，要起來往外跑，當緊別叫他下床。」

這時神父和老師前去向趙太太說：「得好好伺候他，你太忙，他祖母年紀太大，我要打發幾個太太來替你們伺候他。」

趙太太正想說謝謝神父，亞各伯長出了幾口氣，就悲哀的說：「娘！我沒有……我真沒有……娘！走吧！這裏有人喊我賊羔……娘！斐理伯趁我……他打我……哎喲！我的頭呀！……」他這樣訴屈不已，真令人可憐！

大夫問神父說：「他怎麼說這呢？」

神父簡單的告訴大夫，他受孩子們欺侮的事實。神父還不知道的事，亞各伯如今都說出來，他說他這一次原要跑到某城的姑娘家，因那

裏沒人喊他賊羔，也沒人欺侮他。但是走山裏迷了，天也黑了，上頭還下着，渾身都淋濕了，凍的不行，還極害怕，連凍加餓加饑不能走了，就坐在樹下，得了肺炎，不知任什麼了。

「啊，明白了！」大夫這樣說。又對費老師說：「你的學生在這苦孩子身上犯的罪可不小！這孩子還能死在這上頭，你在這村裏，得多費心，管理這班孩子！」這完就走了。

神父還安慰安慰他母親及他祖母，臨走降福他一家人，特別降福病孩子，隨後同老師一齊也走了。

第二天，學生來齊了學校，可是教室裏沉寂的很，好像在林上；一來因爲他們聽說了亞各伯的病多麼利害，二來因爲他們自覺先像法利塞人那麼驕惡，不愛人，不寬免小罪，如今亞各伯要死，是他們逼

死的，都認自己有不是，所以不敢作聲。各人想各人的罪，自言自語的說：「不幾天，我看不起斐理伯，自覺比他強的多，咳！一樣！作一樣的事了！」

說實話，清河莊的學生先離和睦及愛人之德遠着呢！可是現在都定了主意，再不犯這樣大罪（孩子們自覺犯了大罪）。

今天神父上班講聖經以前，先替亞各伯的母親謝斐理伯，說若不是他，亞各伯總找不回來，恐怕死在山谷裏。可惜一件，找回來的較晚了，若早些找回來好極了。神父還說：「你們孩子們當時不願意寬免亞各伯偷了橡皮，反不斷輕慢他，所以亞各伯失了望，以後又偷了燒餅。你們並不想他多麼餓的慌，並不回憶耶穌的話：人人有罪！如今我叫你們認得出驕傲產生多大的害處，你們都跟我上亞各伯家去

看望他。」

學生們結隊成行的跟神父去了。到了亞各伯家，屋裏能容幾個，進去幾個，其餘的在門外站着，都瞪着眼看床上臥的亞各伯。他聽到來了一羣人，嚇的忽然坐起來，樓旁邊坐的母親的脖子，畏懼的神色說：「他們來了！……你聽到了嗎？……都來了……一會兒要喊我賊羔！……娘！保護我！……哎喲！我的頭呀！……用石頭投我，……我沒拿他們的錢。」

學生們聽了這些話，均非常悲痛。

神父向趙太太說：「我替這些孩子求趙太太寬免，他們都後悔的很，准沒有一個再欺侮亞各伯的。」然後又向學生說：「你們還敢欺侮亞各伯嗎？」

「再不敢了！求趙太太寬免我們吧！」眼裏含着淚異口同音的說。神父還勸他們多求天主，叫亞各伯快好了，就領他們回到學校裏去，路上沒有一個說話扭頭的。

神父的功課已畢，費老師進教室說：「你們許給神父吧，晚上多晚一點鐘，爲亞各伯念經。」

李類思起來說：「我還求母親給亞各伯煮鷄湯喝，叫他好的快些。」他給神父老師說出這句話來，別的學生都爭先恐後的說：「我給亞各伯家什麼？」「我給亞各伯家什麼？」神父看得出他們如今真回心轉意了，喜歡的很，感謝天主，出教室，回自己屋裏去了。

雷掌櫃的給趙太太送信說，不用怕沒錢，他全擔亞各伯醫治，吃藥，補養的賬。晚上一總學生在堂裏誠心爲亞各伯念了經，求天主快

叫他好了，並定志以後再不喊他賊羔。

一四

孩子們又如先上李桂亭家後園裏來玩。這時是亞納替依擲斯做孩子頭。可惜瑪提德不跟着玩，從依擲斯死後，她成天抑鬱，想她，不能吃飯，比先消瘦的多。都不知道怎麼能使她高興，因為她不給人說話。有一天，神父到了李家，李太太給神父說：「恐怕這個孩子要跟依擲斯走！」

不多時，本村的人聽說瑪提德想依擲斯想病了，都可憐她；斐理伯不但可憐她，也悲傷難過，因為沒有理會他的了，僅早晚羅撒給他說句話。這時他好坐他柴火園裏，思想他犯的罪，與別人生出多大的害：依擲斯死了！亞各伯，現在大夫還不敢保險他好！恐怕瑪提德再

想依搦斯想死，三個無罪人的性命，幾乎盡喪到我手中，唉！

此時良心提醒他說：「你上堂裏，經求天主去吧！」

斐理伯真有些畏懼，真怕亞各伯及瑪提德死了，所以起來，用衣袖擦乾眼淚，走出家門，看了看沒有人，就直往堂裏去了。

到了堂裏，斐理伯跪在儘後邊。往前一看，見聖母祭台前跪着李羅撒，手中拿着念珠，念的異常熱心，並不向後看誰來了。斐理伯一來心裏恐慌不安，二來冷淡，所以不會念經，但會念早晚課上的經，却不會用自己的言語，向天主訴心事。

爲難！不會念經，也得念經！強迫的他，從他兒童心裏悲傷的發出以下的言語：「天主寬免我吧！我再不那樣，再不投石頭嚇唬人，我也再不投人家的樹果！我沒想到女孩子那麼小膽，天主！你全能，



你叫亞各伯好了吧！也別叫瑪提德那麼難受，不吃飯！我也難受，現在依搦斯在林上，我不得同她說話了！」

他雖說的話亂些，但天主懂得痛悔話，定欣然看顧他。斐理伯正在這裏祈禱，羅撒畫十字，起來，朝聖體屈膝，轉身出堂。出堂，看見斐理伯跪在後頭念經，羅撒向他點頭。

斐理伯出堂，羅撒正在門外等着他，問他吃飯了嗎？斐理伯害羞的忘了答應，羅撒就說：「我如今看亞各伯去，我天天去，我姐們輪着伺候他，她們伺候依搦斯，學會了伺候病人。他母親沒工夫，成天做活，他祖母也很忙，天天看孩子，所以我姐們替她們伺候。」

斐理伯光驚訝李家各處行好，自己却不知道給羅撒說什麼，爲此羅撒要走。臨走，邀斐理伯到她家同她三個哥玩，斐理伯不去，獨自

回家去了。到了家光怕羅撒學給別的學生，他後悔了，跑堂裏念經去。等了兩天，他知道羅撒沒學給人家。

瑪提德天天也去上學，下了班，羅撒勸她吃她的燒餅，與別的學生玩，她懶洋洋的說：「不。」斐理伯看這個光景不好，以後不斷進堂求天主，也不怕別的學生看見他了。然瑪提德一天消瘦一天，斐理伯忍不住了，他家有一棵梨樹，結的梨有名甜，此時已經熟了，斐理伯天天上學去，衣袋裏裝兩個梨；下了班，他上女校門間，叫來羅撒交給她兩個梨說：「給你兩個梨，你給瑪提德吃。」

羅撒向她妹妹說：「斐理伯給你的梨，你不吃，可不行，你不吃，他以爲你不寬免他，依搦斯姐願意嗎？所以瑪提德不敢不吃。斐理伯也偷看瑪提德真吃了沒有，見她吃了，很感快意。以後他天天如此

，瑪提德見斐理伯真的改過自新，看依搦斯不是白死的，漸漸也不那麼悲傷了，不多時，竟然全好了。

趙亞各伯呢？先好幾天有死的危險，以後輕一天，重一天，一直病了一月多。費老師放了秋假，學生有了工夫，常到亞各伯家，給他談話，好開他的心，解他的悶。也常給他和他弟弟捎幾個鮮果，吃的雷家的梨最多。現今都愛慕亞各伯，知道他以先手錯了，怨窮，年紀小，不知道輕重。亞各伯也看出來都與他和睦了，他的病自然好的快些，還沒到開學，亞各伯已經能起來，在院子裏看弟弟。

過了八月十五，費老師開學，看出來學生同先大不一樣：像法利塞人的驕傲一點不顯了，都成了彼此相愛的小朋友，誰也不輕看誰，嫉妒誰，欺侮誰。

斐理伯已往極頑皮，現在老實極了。亞各伯不用畏懼了，先前的事，誰也不提，斐理伯親自領學生上李家後園裏玩去。

82

4-54000